

管

見

舉

隅

敘

自幼未嘗收存所謂意經茂古

者蓋莫如余子姪輩讀經粗畢

第取坊間講章異者乃解釋多句末

冬貫徹更安向其中精義夫解經

如射的所中不必一發而望的而射

其期於中一也自昔及今諸家所

一說均明其取者後生小子道

遠說陳相自以持之議以少說

相証難矣蔽聰明而不用殊為

惜乃舉此經開端故頁不指

俾知用心由中推廣以爲定解

也間述舊聞不泥一家而古今諸大
儒之不可不省者之從曩日札記
中摘錄數條以開悟其心思而青
紫計如故陳於博雅士也朋好勸余
付梓又欲以讀之諸論附刻蓋余初
至榮為書院諸生偶摘書義解

說而筆之於紙本無次序所積尤多
原本久失去轉從諸生鈔錄者刪節
刻之木管中窺豹故號名之曰管
見舉隅云時道光戊申菊月下
澣濟南王培荀雪嶠氏序

周易論乾

易首乾坤足括通部。諸卦皆從此出也。乾者天之總攝陽也。

陽胚胎萬物。得其粹精。則皇極經世所謂一之八。義列居。

文。孔子是也。顧此純陽。無人不根於性。具於心。特鑿削而漸。

微。故君子自強。復先天之德。至誠無息。則天全聖人。所以與。

天地無終極也。初九一陽伏諸爻之下。以錯綜論。卽復之一。

爻。在君子遁世不見知。如太公渭濱。伊尹莘野。於人爲元陽。

深。伏務須寶。嗇。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是也。人不應動而輕動。

必罹世患。元陽一耗。百病生矣。然勿用乃藏。大用天下文明。

如孔孟明道。飛龍在天。伊呂佐湯武。致太平。上九亢龍論者。

比之高貴鄉公形迹近似其實非也病在一亢字在昔爲桀
紂後世則始皇隋煬處極盛之時而暴戾恣睢非無位也天
命已絕尸居餘氣與無位同非無民也眾心已離獨夫孤立
與無民同豈高貴鄉公之比降而項羽之敗古今豪傑之顛
蹶分位不同要是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耳故垂戒至深
天德不可爲首人謂孔子純乎乾第乾坤互爲根剛柔交相
用純乾而以坤柔出之所以善用其剛也老子純乎坤故守
黑守雌顧至柔莫如水而決則排山裂地故云坤至柔而動
也剛有謂老子爲可畏者雖未確亦有所因耳坤爲地純陰
也萬物所歸宿亦萬物之根柢聖人洗心以退藏於密主靜

之學以此也。世人心紛紛擾擾。真陰絕而真陽亦散矣。語曰。陰陽有陰而後有陽。以陰始亦以陰終。陰陽屈伸者。天道扶陽抑陰者。聖心。初六以錯綜論。卽姤之初爻。姤爲五月之卦。不獨無冰。安得有霜。第陽極陰生。一陰初孕。卽有彌天際地之勢。武氏之爲才人。魏闔嬉戲左右。後來禍敗國家。俱基於此。馴至上六。卽此陰也。乾上九之變爲夬。有眾陽以決之。揚於王庭。卽指其顯揚用事。爲四海所指目。故曰柔乘五剛。乘之云者。言五陽皆居其下也。坤上六一陰。有眾陰爲黨羽。如武氏稱制。忠賢竊政。迥異他卦。泛泛之小人。非無陽也。孤危之甚。掩於羣陰。龍戰于野。于野遠之之詞。深惡而屏逐其

血元黃解者謂兩敗俱傷於義似未盡陰疑於陽疑之云者
女疑乎男后疑乎帝臣疑乎君此何等世界可不撥亂反正
乎若云兩敗俱傷是明示以陰不可犯長小人之氣灰君子
之心豈聖人垂教萬世之意或曰若是則血字如何解元黃
如何解曰血猶言血戰痛爲剷除元黃者天地之色痛戰一
番陰陽分而乾坤定也垂示明屬望切意深遠矣夫乾坤初
爻具復姤此天地否泰之機世道治亂之源人心舜跖之分
界于幾微成于浩大故愷切言之於上九上六言持盈保泰
之理轉危爲安之道貴而善下剛而善柔治不敢恃也物窮
必反亂極思治憂不可忘也括其始終天下之理盡矣故曰

二○卦○足○包○通○部○然○天○下○情○態○萬○變○又○衍○之○爲○六○子○通○爲○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歷○聖○之○用○心○深○切○所○爲○易○多○憂○患○也○
乾○二○五○兩○爻○皆○坎○之○中○爻○爲○眞○陽○最○中○正○得○乾○之○全○體○故○曰○
君○德○在○下○則○文○明○在○上○則○兩○施○坤○二○五○兩○爻○皆○離○之○中○爻○爲○
眞○陰○最○中○正○得○坤○之○全○體○故○曰○直○方○大○在○下○則○無○不○利○在○上○
則○文○在○中○乾○坤○本○卦○皆○三○畫○至○三○爻○則○過○乎○中○故○九○三○戒○以○
惕○厲○六○三○訓○以○无○成○四○多○懼○以○无○咎○爲○幸○乾○四○爻○之○似○躍○非○
躍○善○觀○時○變○坤○四○爻○之○括○囊○默○足○以○吝○然○非○立○仗○之○馬○其○默○
將○有○待○也○將○有○爲○也○否○則○新○法○之○害○善○類○激○成○甚○至○黨○禍○不○
解○家○國○隨○之○已○立○矯○矯○之○名○貽○禍○無○窮○君○子○不○爲○也○然○此○於○

學問心術辨之後世全軀保妻子之臣胡廣焉道豈得以此
藉○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乾○坤○卽○天○地○而○六○爻○所○言
皆○人○事○聖○人○作○易○爲○人○設○人○肖○乎○天○地○陰○陽○剛○柔○其○理○一○也
進○退○消○長○其○機○無○二○也○後○世○深○於○言○易○索○之○冥○冥○失○之○昭○昭
竊○謂○易○敷○衍○諸○卦○羅○列○諸○爻○雖○極○錯○綜○仍○是○死○格○局○如○拳○法
分○門○路○基○譜○列○諸○勢○無○不○詳○備○平○日○習○之○不○外○乎○是○及○其○用
之○則○變○化○不○可○捉○摸○其○曰○居○何○地○當○如○彼○在○何○時○當○如○此○皆
虛○設○預○擬○之○詞○如○醫○書○載○諸○證○窮○極○其○變○然○非○神○而○明○之○執
古○方○治○今○病○未○可○不○誤○此○夫○子○所○以○韋○編○三○絕○學○之○欲○加○年
也○

大○象○皆○言○卦○乾○獨○稱○天○行○健○
集○韻○云○健○卽○乾○傳○寫○之○謊○

他經言理易獨標象言理則語落邊際舉此遺彼立象則大小精粗無不包括舉一可該萬也來易言象列圖甚多說者謂不出前人所已得汪鈍翁諸卦對待配合出來易之外家藏抄本無首尾各卦對待配偶皆列爲圖又出汪書之外而無不自然非人強爲但畧一指點而不盡言非言所能盡也自愧未得真傳扣槃捫籥瞽者談天

乾道成男主剛而以遜爲貴坤道成女主柔而以貞爲吉乾君象也然貴虛已納諫坤臣象也然貴守正不阿君不下臣而過于自尊言莫予違矣臣不匡君而太自卑阿諛苟容矣是爲天地不交而成否故曰乾坤互爲根剛柔交相用

正統北狩全寅占之得乾之初爻言潛言飛定其年月支干
無不奇驗所論皆常理并非京房之飛符納甲可知理在而
數不能違金海陵伐宋或焦氏易林占之卦詞其應如響數
定而理亦從之然尤視乎其人揆乎其事同一占而吉凶殊
易不可以占險堅君子之心杜小人之欲聖人不以此爲趨
避之方而以此爲立身安命之準易林昭君等語似非焦氏舊本
或言霜在九月非姤此拘論夫易卽象明理空言理則虛實
指象則顯霜不過借用字乾爲龍他卦以馬代他卦陽不純
而馬亦行健坤爲牝馬他卦以牛代他卦陰不純而牛亦柔
順

知進退存亡。要在不失其正。不然詭譎如武仲。當時以爲聖人矣。無恥如馮道。後日以爲聖人矣。察時變。保身家。豈先聖垂教之旨。彼以一隅抗中原。盡瘁而死。如諸葛。不可謂知進。不知退也。孤軍勤王。百折不回。盡節燕市。如信國。不可謂知存。不知亡也。得正故也。得其正。則時止時行。可久可速。如神龍之變化無常。孔子是也。有以知爲知。而得聖賢之道。有以不知爲知。而得聖賢之道。張睢陽斥賊云。未識人倫。安知天道。聞笛云。安知天地。心正以不知爲知。其義微矣。夫子學易。欲加數年。明進退存亡之理。以寡過耳。孟子以孔子爲聖之時。蓋得于易者深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東坡云。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世謂柔能勝剛。蓋本此。宋僧曇瑩云。動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坤上六文言交戰故相雜戰勝則分定乾上九繫詞云。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其惟聖人乎。周易舉正。聖字爲愚字。文義顯然。坤初六象曰履霜。下無堅冰二字。其較妥者。亦僅數條。勝於今本。陰疑釋文荀盧姚信蜀才皆作凝似非乾坤卽天地。繼以屯蒙。於世爲鴻濛初。關於國爲草昧開創。於人爲童蒙無知。又繼以需訟師比六爻。皆有坎示人以處。處皆難。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先天坤在北。太陰也。後天爲坎。天一所生爲水。董仲舒謂陰
常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先天乾居南。太
陽也。後天爲離。地二所生爲火。董仲舒謂陽長居大夏。以生
育長養爲事。然而謂之陰。蓋陰極陽生於子。以後皆陽。故謂
之陽。陽極陰生於午。以後皆陰。故謂之陰。太極之圖。陰陽互
爲根也。坎以乾中爻爲主。離以坤中爻爲主。醫書云。男通身
是陰。而有眞陽。故男爲陽。女通身是陽。而有眞陰。故女爲陰。
道家金丹之說。配合坎離。抽換以還先天之原。

上經乾坤變爲坎離。先天後天也。五行以水火爲大用。晝夜
以日月相代明。無水火日月。則萬物或幾乎息矣。其間需訟

師比○莫非○人事○乾坤一氣○人與乾坤一氣○參贊天地者○人也○
下○經○咸○恒○夫○婦○一○乾○坤○也○既○濟○未○濟○仍○是○坎○離○上○經○分○下○經○
合○上○經○剝○復○乾○坤○之○綱○紐○陰○陽○之○消○長○也○下○經○夫○姤○乾○坤○之○
變○動○陰○陽○之○終○始○也○諸○卦○皆○從○此○來○人○事○莫○非○陰○陽○作○易○教○
人○法○乾○坤○而○已○

序卦傳以乾坤始以未濟終○或疑非夫子作○雜卦傳亦始乾○
坤而終未濟○第乾剛坤柔等卦○皆反對獨末八卦不然○學者○
疑之○東坡改云○頤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
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
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相從相反○文義煥然○

上經言天道而緯以人事。未有言天可離乎人者。下經言人事而一本天道。未有人而可離乎天者。上經乾坤以後爲屯。有天地卽不可無君。故曰利建侯。建侯不必興師。此獨言興師者。艱難晦亂之時。無論湯武以干戈定四海。少康一成。旅先滅寒浞。宣王先逐犬戎。唐肅宗卽位。先剿安史。不建侯不足以號召天下。鎮撫人心。不興師不足以撥亂返正。從此農桑禮樂以次而及。人事備焉。夫古今治亂相循。治日少而亂時多。故以剝復爲關鍵。易尊陽二卦皆一陽卽乾之一爻。故在上經剝一陽孤立于上。眾畔親離。國將殆矣。或敵國侵凌。或盜賊充斥。左支右絀。當國者方爲一切補苴之計。漢算

舟車唐稅間架宋置公田明增練餉皆削下奉上下益削則上益危土崩瓦解之勢成矣聖人憂之教以厚下安宅論者或目爲迂濶不知征歛急良民化爲盜賊賦稅將何所出但追舊逋新欠愈積額外多求而額內反絀且竭澤而漁後必難繼尤可慮者國有漏卮冗費冗員冗兵不裁中更多侵漁冒濫取盡錙銖用如泥沙於國何益之有然後知國欲求安無出于厚下之策也於此不謹一陽剝盡而爲坤矣上九碩果不食果無不食其不食者核也核中有仁兩瓣相合處一小粒元氣包孕種之卽生生不窮所謂復也乾之初爻伏于九泉古帝王以子爲歲首良以此故聖門顏子爲復聖不貳

過不違復也。雖窮凶極惡。有夜氣之存。所謂良心不死于盜賊。以事論有死。灰復然。以國家論。則有中興。傳云一姓不再興。未可信也。試觀舜之後。爲陳。陳未滅。復育于姜。而爲齊。夏與周皆滅。後復興。漢與宋亦如是。德澤厚。根柢深耳。要必固人心。選賢能。勵精圖治。方可維國脉于已絕。迴天心于將去。不然。宋齊六朝。唐季五代。何以一蹙不振。豈果得之易失之易歟。抑所以自立者無本也。夫由一陽而充之。至于純陽。卽變而爲乾。堯舜性之爲聖。湯武反之亦聖。其次致曲。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立天之道。不過一陰一陽相循環。復之義大矣。下經咸恒。以後次遞。突然驚人。不知人先知退步。再計進步。

亦必先屈而後伸。天之道。人之理也。伊尹耕莘。太公釣渭。武
侯躬耕南陽。若無與於天下。而天下終賴以濟。彼汲汲功名
者。豈知此乎。夫極衰之時。而一陽猶在。衰極之時。而一陽初
生。乾坤所以不息也。剝復可知。天道極盛之時。而一陰已生。
盛極之時。而一陰難除。聖人所以多懼也。夫婦當盡人事。易
賤陰二卦。皆一陰。卽坤之一爻。故在下。經女少其感正。則娶
女吉。女壯其感不正。則勿用娶女。惡陰之長也。其初易制。勿
溺之。則得矣。長則難制。眾陽且爲所乘。而俯首委命焉。惟在
眾志相結。以誠操心。甚危以謀之。此豈可顯言于眾。又豈可
喋血殿廷。不得已。將相調和。左袒爲劉。而產祿誅五王。協力

而三思除一不幸身敗受惡名幸而勝所傷已多故曰不利
卽戎古人有善處者如狄仁傑之諷諫韓魏公之撤簾不動
聲色苟如爾朱榮沉胡后於河唐明皇尸韋后於市國體尙
可言乎古今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始能處又如漢之常侍
唐之中尉明之劉瑾魏忠賢足當此爻陰處內爲主眾陽皆
爲所制不善處則何進之死甘露之變以卽戎而受禍可勝
太息聖人洞觀千古垂戒至深要之陰陽無不動坤初動爲
復變極于剝乾初動爲姤變極于夬轉關在初故慎始成功
在後故圖終道不外乾坤窮極其變未可數計而合盤籌畫
總其始終則理無不包故觀玩乾坤已足矣

書經論二

書首二典序云堯將禪位于舜。作堯典。似堯命史作者。顧首句曰若稽古帝堯。將何以通序爲僞作。明甚。欽明言心德恭讓。卽形于外者而言。末言光四表格上下。言有次第。而以放勳冠之。若以大功解。則與末二句意重。亦非立言之序。或云放勳堯名。或又云是堯之號。蔡註不從其說。而訓放爲至。訓勳爲功。則曰放勳曰字。無著。孟子放勳曰明。是稱號如庖養神農之類。孟子越今千載而上。必有傳授。後儒乃爲異說。何耶。往欽哉。文意未完。故古本直接慎徽五典。晉人取大舫頭。所得二十八字冠之。貌似冠冕。而語脉橫亘。且旣以爲舜典。

矣。明載舜讓于德弗嗣。是堯在時舜未嘗儼然卽帝位改國號。孟子云堯老而舜攝足爲千古定案。所云祀天巡狩朝諸侯逐四凶皆在攝位時舜之事。皆堯之事。无成而代有終也。凡此皆宜入堯典。趙耘菴云二十八載一節總結堯典月正元日以下乃爲舜典。其說誠是。但欲取前二十八字冠於其上則亦未允何也。以月正元日起不若堯典之莊嚴。故取以冠首不知截去上文則月爲何年之月成何文理。况元德爲晉人口語上古無此名目。司馬遷爲古今良史序高祖初曰沛公繼曰漢王終乃稱帝精細如此况古史乎。堯典稱帝曰無稱堯曰者明帝卽堯也在堯典皆稱舜至咨四岳一節猶

稱舜曰後皆稱帝曰明後此之稱帝者皆舜也別嫌明微史
筆嚴矣則舜至此始卽帝位可知舜生三十一節總結舜之
一生毫無遺漏更何能于外再作舜典合舜典于堯典是也
舜之大事皆在堯時分之既無可分而二帝各立國號又不
宜混淆故一篇之中結堯又結舜極分明極融洽古史之精
如此後人無從望其涯涘乃強分爲二頭外安頭不知其一
而二二而一也古今難題目後世學人才人無下手處古人
乃毫不費力是媯皇補天手嗚呼至矣

或云舜典
久亡亦誤

二典中或言四岳卽羲和四岳或云一人或云四人大麓訓
爲大錄滔天或云漫天六宗多異論昔有陳言勿事縷述獨

三苗多畧而不考。余嘗反覆而有疑焉。說者謂三苗左彭蠡。右洞庭。負險恃遠。不服王化。故竄之。夫帝王不務廣。當時若閩粵黔滇。獠獍百蠻。不隸版圖。而夜郎自大者。非一於三苗。何誅。吾觀呂刑。三苗作勦。則殪。獯之刑。殛。寡皆有辭。于苗。則殛之。伐之。以其殘害百姓。非以其不通朝貢也。豈如漢唐諸君。好征討。以誇遠畧哉。獨是禹奉命征苗。始則逆命。終則來格。師遂不出。竊觀今日之苗。人人帶刀。哱昔之怨。挺刃鬪殺。不顧骨肉親戚。又好劫掠。兇悍之性。蓋由天生。當日雖曰來格。不過稽首王庭。其改化易俗。未可知也。狼戾如故。亦未定也。將就結局。初意謂何。且既格矣。必不竄之。將謂竄在後歟。

是來格者虛文舜殆爲所欺而益之言不足恃也將謂竄在
先欺攻心爲上服之而已帝王之師也修德懷遠返躬而不
責人聖賢之道也舜豈智出益下哉彼三苗負固必不束手
就逮必將涉險阻搗巢穴縛渠魁獻諸闕下而後投之遠方
何前後之相背耶反覆思之知聖人恩威並用非凡人所能
測識何者曰三苗非止一苗若今之紅苗黑苗白苗種類不
可勝數各爲部落自相雄長故曰三苗三苗非國名果國名
豈有舉國而竄之者竄者其會長不書名畧也我朝剿九股
苗與三苗等彼固未嘗以九股苗立國如邊外或稱之爲番
爲蠻爲獠自我指目之如此彼豈以此自號觀苗民逆命民

者微之之詞蜂屯蟻聚結黨抗命其頭目殆不足指數然後
知所竄者窮凶極惡之一人其種類仍在蠢動則征之服則
舍之帝王之仁至義盡也聲罪除殘惡人不得免焉息兵安
民遠人無不懷焉恐幼學讀書不審爲分析之今烏斯藏多其遺種
二典授時每節不過二三十字而上觀天星下察物類中驗
人事無不精核後遂爲夏小正月令所本舜攝政之初祭告
羣神天地山川後世人主登極郊祀天地祭告嶽瀆本此問
若予采則舉朱問若時登庸則舉驩問治水則舉鯀後世
廷推會議本此曰汝作司徒汝作司空汝作朕虞後世制誥
敕命本此堯帝胄以總叙功德起舜微賤則自有鯀而叙堯

百年禪舜但叙三十八載叙舜自三十至五十是帝王本紀之祖。歷叙九官十二牧是列傳之祖。至于禹貢沿之爲地理。河渠溝洫諸志。洪範沿之爲天文。五行諸志。立政治之爲百官志。又其顯然者矣。大而帝王治法。次爲史家所宗。最下亦爲文人所沾溉。書富如海。卽此可視大凡矣。

二典不紀政績。但紀去凶。人用賢才。二者爲治天下之要。是史官卓識。大學平天下章。惟諄諄于用人。中庸亦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堯典首章克明俊德。以明德爲本。帝王之學也。以用人爲要。帝王之治也。大學引書言一个臣利黎民子孫。其媚疾則深惡之。孟子云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

禹○舉○陶○爲○已○憂○自○古○得○一○人○而○天○下○治○誤○用○一○人○而○天○下○亂○
秦○穆○霸○主○乃○見○及○此○其○識○遠○矣○故○取○以○殿○尚○書○之○末○示○天○下○
以○爲○治○之○要○也○後○儒○第○以○爲○能○悔○過○而○孔○子○取○之○未○免○淺○視○
此○篇○大臣進賢則國治阻賢則國危所見尤卓
左○傳○引○堯○典○皆○稱○夏○書○今○名○虞○書○說○者○以○爲○孔○子○所○訂○稱○夏○
書○者○夏○史○所○修○稱○虞○書○者○載○舜○事○爲○多○猶○隋○書○修○于○唐○而○名○
爲○隋○書○也○

淮○南○子○云○共○工○嘗○治○水○亦○見○於○竹○書○或○云○滔○天○指○治○水○言○二○
書○大○半○難○信○方○鳩○僇○功○指○治○水○滔○天○史○記○作○漫○天○漫○與○慢○通○
言○作○僞○慢○天○也○

書云。晷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晷者。十二
月一週也。每晷三百六十有六日也。氣盈朔虛。學者卽知其
畧。而未精詳。吾邑蒲留仙先生有捷法。不過數十語。卽百世
之憲書。可造。蓋每歲不必三百六十六日。而以今歲立春日數
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六日。所謂三百有六十六日者。實
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舉成數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自今年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
其所餘之三時。卽四分度之一也。月行本遲于日。倒算反速。
二十七日有奇。一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一歲十二合朔。
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氣周斷。不以月斷。學者不可不知。留仙

之書。閏月小進。皆有捷法。逆推頃刻而定。惜未攜其書來。今所用百中經。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日積算。定月旦甲子時刻捷法。亦不過數十語。觀隋天文志造憲書積算之數千百萬。茫然莫辨。本朝算學莫精于南方梅定九。北方薛儀甫。其書浩博繁密。聰明之士。非親授不得其門。得留仙之捷法。亦可矣。

益掌山澤草木鳥獸。相傳山海經。謂益所著。紀物類多怪誕。然後世偶有見者。與書符書亦獨創一格。非後文士所能博物。洽聞瑰偉絕特。漢志亦列其書。未著撰人名。第經中有夏后啓殷王文王。且有長沙零陵諸郡。非上代之書可知。

古書不可妄減。不可妄增。今文二十九篇。相傳舜典已亡。姚
長興得二十八字。冠于慎徽五典之上。遂別爲舜典。毛西河
謂堯典終遇密八音。欲移冠月正元日。朱竹垞欲以高堂隆
所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冠之。惟嫌建皇
二字無證。或于舜讓於德弗嗣下。增入論語堯曰咨一節。于
敬敷五教在寬下。增入孟子勞之來之一段。非後人僞作文。
義亦順然。亦莫之從也。使梅賾獻書時。增入爲不刊之文矣。
四凶。舜典謂共工驩兜。三苗。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
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
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謂渾敦卽驩兜。窮奇卽共工。

檮杌卽鯀。鯀卽三苗。顧三苗果帝胄。舜典何以不書其名。又有謂三苗卽驩。子何以云。縉雲氏之不才子。四種皆惡獸。故以比不才子。敦與沌通。莊子所謂渾沌。雖寓言。必古有此語。以形容昏憤之人。山海經却山有獸名窮奇。形如虎。能食人。神異經西北有獸有翼能飛。知人言語。鬬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奇音同猓。呂氏春秋云。周鼎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古彝器止有獸面無身。檮杌或云惡木。或云惡獸。山海經云。人身有翼。錄之以資異聞。其實神異經荒唐之辭。原不足信。且別本所載各異。或直以四人之名命之。更誕。

詩經論二

詩首二南關雎麟趾爲王化之本。關雎或有主刺言者。夫開國鴻篇而以後世諷刺詩爲開章第一於義爲不倫。朱子定爲美后妃極是。第謂宮人見太姒初至有幽閒貞靜之德而作詩美之。彼小家女當新婚入門雖甚放誕未見謔浪笑傲雖甚悍戾未聞姑婦詬誶低首屏息莊乎其容亦可謂幽閒貞靜矣。何以於此時獨美后妃又追溯未至時文王思之至輾轉反側夫文王深宵輾轉宮女安得而見。卽曰慕其德非慕其色。第人之定婚聽於父母任夫媒灼而已不與聞。愚民猶然豈文王獨不然耶。假令終不許婚文王將憔悴以死耶。

婚未定而思是爲邪念。婚既定而思是爲淫情。聖人必不如是。夫以少年公子。夜間展轉思婦。立言亦爲不雅。何至宮人咏之。而子孫錄之乎。葛覃諸詩。皆后妃自作。周公錄存以勸儉。示子孫皆淑德之實也。若關雎。但言思。但言樂德。於何有。卽窈窕二字。亦舉似名目。未著其實。且周公編母后詩。如今人輯先人詩集。而以婢僕之作冠其首。成何體制。今人所不爲。而謂周公之聖。爲之乎。然則詩誰作。曰后妃自作也。后妃豈自述其德乎。非也。哀窈窕。思賢才也。美人空谷。鑒客猶傷。况后妃求賢。嬪以自助乎。哀者。哀其不遇。不得進於左右也。大臣爲國求助。則爲賢相。后妃爲已求助。則爲賢妃。故錄以

見后妃之德。夫當日後宮必無不備而賢德爲難。其所以求助者。上世制度樸畧。太任洩於豕牢而生文王。可知當日情景。非如後世黃金閣子象牙床之侈麗也。事蠶桑治絲麻理酒漿製衣服瑣事種種。非如後世蛾眉爭寵清歌妙舞侍君王也。求以助內職。廣嗣續。左右采之。喻求之無方。輾轉反側。言求之甚切。得此淑女。琴瑟鐘鼓。閨門和樂。所以爲王化之基也。后妃求淑女。何等廣大。光明文王思淑女。則詞意許多。滯碍也。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註曰。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既得。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仍是解詩之旨。夫舉關雎以括餘詩。不單指關雎言。如樂奏關雎之

亂葛覃卷耳皆在其內。樂哀主音。非指詞音之啞緩和易者。爲樂若靡音忘倦則淫矣。音之清切纏綿者爲哀。若聞者至於流涕則傷矣。詩小序卽非子夏作。先儒謂必有傳授。朱子掃而空之。多勝舊說。亦間有不及至確乎可據者。朱子亦從之。若此詩小序所云。固未可廢也。蓋婦人以不妬爲大德。戚爲人。篋燕啄皇孫。知漢室之幾覆。娥媚興歌。玉環復繫。卜唐祚之將傾。古今女禍。何可勝言。皆妬寵怙恩。一念基之也。孟斯和集麟趾繁毓。皆求賢逮下一念基之也。周公以關雎冠篇。用之鄉國。意深哉。哀猶哀憐。卽憐才之意。

朱子蓋本匡衡之說。議論正大。而以思屬文王。則義有難安。

序云哀窮窮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不傷善者不妬賢也兩
意相足呂向文選註哀當作衷楊升菴是之衷字文義究未
穩不如從舊關雎俗呼魚鷹其窠有二室故曰和而有別

卷耳亦求賢也關雎欲得賢嫔以自助卷耳欲得賢才以佐
君婦人有如此見地宜其爲天下母佐成王業此詩全是比
興不盈頃筐喻賢才難得賓彼周行欲得而置諸要路審官
之說始於左傳漢人宗之朱子不取舊說以婦人不與外事
夫元祐皇后能任司馬光勿論已主聖臣直長孫皇后朝服
而賀保全魏徵民家請一先生猶全始終馬皇后以諫明太
祖彼皆以賢才爲念書之史冊以爲美談未嘗譏其干預外

事也。或疑登高酌酒非婦人所宜。永懷永傷。語意太重。求賢亦不至。若是吾謂無疑也。觀文王得呂望曰。吾太公望子久矣。形諸夢卜。何其迫切。意當日必有臨朝興歎入宮咨嗟者。故后妃勸之。恐有遺賢。或入深山以求。至馬病猶不必得。則姑酌酒解憂。我謂文王非自謂也。設言之以相勸勉。其與文同心可知。若謂文王行役或囚羑里而作詩思之后妃不必無是情。然等諸勞人思婦之詞。在小民無不可。在宮闈則失體矣。且採民風而登此種詩。欲在上者閱行役之久。念家室之情。宜深體恤。若后妃思文王至於憂傷播之管絃。用之鄉國。意果何主。或以憂傷謂念王室如漆室之女倚楹而歎。廢

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婦女中固有此遺識。第玩詩詞。

亦未見有此意。

雪山王氏云。勞服妾之歸寧者。不知何據。小序云。后妃思念至于憂傷。亦未指明。

說苑云。召公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

後世思而歌咏之。說苑多難信。而此說似于理。爲優。朱子云。

召公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化。嘗聽訟甘棠之下。後人思其

德。而作是詩。夫眾建諸侯。各有分地。自明一統之盛。陝西按

院。不能巡及湖廣。獨封建各君其國。可越疆而代庖乎。虞芮

之爭。亦彼自來。文王未嘗往。况民間區區獄訟。舍田芸人有

是理乎。嘗見說部有云。甘棠至今猶存。其樹似枯。非枯似生。

非生。每萌一芽。則其縣必有入相者。確在南國。眞耶。否耶。千

百年事未敢臆斷。

考地志甘棠在文王封內不在南國

厭浥行露。朱子以爲南國女子被文王之化。出行慮爲強暴。

所污。觀下速獄。速訟似實有事蹟。非空空懷懼。夫文王之化。

何獨行於女子。而不行於強暴。韓詩外傳以爲女子許嫁。因。

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死不往。得婦道之宜。故歌之。韓去古。

近得遺聞。舊事爲多。列女傳云。中國女作。夫爲國君之女。何。

至以不行而速諸獄。如夫家囚之。非滅其國。何以掠其女。如。

告諸方伯。則文王不難一言而決。誰置諸獄。朱子不采舊說。

誠有見。但謂行路恐遇強暴。亦未爲得實也。毛傳以爲召伯。

聽訟作。如是則爲民間女子。觀詩其詞憤其志決。似非徒爭。

區區小禮。召伯聽之。能平其獄。則是詩爲美召公。

陳思王美女篇。前言服飾之盛。容止之美。終言守貞待聘。詞氣何等安雅。標梅一詩。語語迫切。有儵焉不可終日之勢。沐文王之化。何至如此。

小星序云。夫人無如忌之心。惠及賤妾。朱註從之。容齋三筆。謂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閻微賤之比。何至抱衾裯行。此詩咏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按使臣必有侍從。豈自抱衾裯泥其詞。亦未見彼勝於此。况實命不同。寧命不猶如何解。不如從舊說之爲愈也。

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氏訓平王。平正也。武

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云平王平正之王。齊侯齊一之侯。毛鄭詩家大宗。丹鉛續錄亦從其說。然字義終費曲解。山堂考索直以爲平王以後事。明陳士元云莊公元年。單伯送王姬。又云王姬歸于齊。是齊襄公事。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傳云齊侯來迎。其姬是齊桓公事。齊侯之子非莊。卽桓以爲武王女。文王孫何所據。朱子云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夫采詩於文王之世。文王不敢稱王。女公子顧敢稱王姬乎。解詩者因經聖人手訂。以東遷時詩攙入二南。不應凌亂至此。故歸之武王。然二南爲文王時詩。以武王既有天下之詩。攙入其爲凌亂。又

何以別謂聖人手訂不應有誤。彼素以爲絢。偏其反而載在論語。是當孔子時詩原有此句。而後竟無之。歷世久遠。傳經者不一。人本有者。可以軼本無者。安知不有挪移補入。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可歌者八篇。鹿鳴。蟋蟀。采芣。采芣。伐檀。白駒。騶虞。是也。鵲巢四詩。是南。乃列之雅。白駒變雅。乃列之正雅。求其故不可解。亦難曲爲之說。則固有與今不合者矣。朱子兩存其說。固非無見。

羅氏識遺云。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未詳所出。彼欲據此以駁文王錫武王九齡之誤。謂年歲不符。不思十三歲生子。豈十二歲娶太姒乎。太姒年又幾何。古人男子三十而娶。女子

二十而嫁。文王何獨不然。果如是。則輾轉反側之說。益不可通。卽太姒求賢。亦太早計矣。其說何足爲據。

小星篇疏云。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妾媵。夫人專夜。不須設帳。帳爲妾設。望前先尊。望後先卑。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帳往。賤者抱之還。觀此。知朱子非臆說。設帳者。妾非一人。故以帳隔別。私物不敢常設君所。

宋若昭女論語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妬。按婦人妬者。性必剛狠。忤翁姑。制丈夫。骨肉乖親。戚睽多由于此。名德重望。如謝太傅。勇猛悍鷙。如常遇春。皆受制妬婦。甚至誅殺妾媵。斬夫先祀。然後歎關雎。樛木之德。不可及也。

觀於詩而後知聖王之教人。普以周顯而切也。他經所言皆出于帝王卿相聖人賢士。故法語凜凜。第莊語聽者或倦。詩則嬉笑言之而不覺其慢也。委婉言之而不嫌其譎也。拉雜瑣屑言之而不譏其鄙也。悲傷流涕言之而不厭其盡也。怒目切齒言之而不惡其直也。卽如攘左右嘗旨否。婦依上媚。寫田間之景如畫。有似老農言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能代思婦言。至借曰未知。亦已既毫。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朋友不可顯言者。詩言之。若華星鬻葛藟。如繪流民圖。奏疏不敢直言者。詩言之。觀乎此而後知世路之險易。治亂之景象。萬物之變態。無不傾寫于目前。感觸于肺腑。居

上則不至蒙蔽在下則不至迂疏覺宇宙間一草一木一鳥一魚無在非詩而含思吟咏無不出于天理人情之至則亦無在非教也統觀于詩雅頌之正者如太廟陳設鼎彝肅穆如明堂王會佩玉冠裳羣公山立也其變者如幽月哀猿涼露寒蛩令人低徊甚如淒風苦雨黃草白沙令人慷慨欷歔泣下沾襟也獨二南如世之淳光天化日人物熙熙如時之春花柳無私而禽鳥和鳴其沈以摯者金貞玉粹亦或如怨如慕要是菊靜蘭芳淡欲無言也詩安得不以此爲冠終以陶風仍還舊觀亦物極必反之意天運循環亂極思治聖人用意深矣

宋程大昌以南配雅頌。不謂之風。謂國風之說起于漢時。毛氏乃冠之篇首。古無此說。歷引季札觀樂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及諸國詩。但舉地名。無風字。又以南雅頌皆爲樂詩。而諸國爲徒詩。以雅以南以簫不僭。簫爲二南之簫。季札觀樂有舞象箏南籥者。凡舉雅頌皆參以南。自創名爲風。南樂遂包于國風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異議。又引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爲言。作作則純。翕繳繹有器有聲。非但歌咏而已。顧風有采繁采蘋。左傳有明文。則南謂之風。似無不可。而朱竹垞謂南之不可移爲風。猶風不可移于雅頌也。程氏訓爲字。亦別有義意。固可取備一解。

魯齊韓三家史稱魯最爲近之魯詩今可考者有曰佩玉晏
鳴關雎歎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已異于孔子之言又曰騶虞
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官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安可
以天子言其於周南召南首尾已謬

王魯齋因朱子謂鄭衛之風皆淫詩遂刪去三十二篇且于
二南刪野有死麕一篇而退甘棠何彼穠矣于王風更有作
堯舜詩易關雎腐矣明豐坊僞魯詩世學移定之方中于魯
頌移唐棣之華四句于東門之墀二章之前變篇名爲唐棣
夫子所不敢增刪者毅然增刪之雖後人亦有疑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爲淫詩者要當闕疑存而不論可也

春秋論隱公

春秋存王迹實維萬世綱常之書。其時王室微弱諸侯紛爭。篡弑接踵。生民塗炭。人紀或幾乎息矣。孔子就國史筆削以明善惡。非作也。後人因其書可爲經。與前未修迥殊。故以爲作。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此爲定論。後人論書法多有發明。亦多拘滯。固不勝數。獨疑是書爲公天下之書。有據實書者。有據赴告之文而書者。他國篡弑必書。而魯國則否。說者曰。內惡諱外惡不諱。此謬論也。夫誰非臣子。各欲諱其國之惡。在他國則表暴之。在本國則隱匿之。可謂公乎。無怪史通之以此爲訾也。然則聖人修史。果如是私。何以垂萬世。夫儒者。

不度勢不察理拘文牽義遂大惑不解孔子匹夫也春秋國史也崔浩以宰相揚國惡猶伏誅况匹夫乎或曰崔杼弑君太史書之趙盾弑君太史書之彼不懼死孔子聖人獨懼死乎曰當官不懼死是謂盡職不當官而觸刑網是謂大愚孔子非史官也諱國惡者非孔子也當時弑君殺適者人以爲元兇而君以爲心腹方寵任假以威權在彼不肯自揚其醜史官畏死而曲筆君亦樂爲隱匿孔子之時其君卽弑君者之子孫也彼自諱之孔子安敢彰之不然當日大書于冊如齊晉孔子奮筆改之曰吾爲國諱惡則齊晉之太史爲罪人矣何以當世重之後世稱之故曰內惡諱外惡不諱此謬論

也。以是罪孔子。與以是原孔子。皆不度勢不察理之言也。或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孔子然之。不言吳孟子事。豈非諱惡曰彼以知禮爲言。我安得曰不知。吳孟子事彼未言及。吾安得先發。或曰。在其邦不非其大夫。况于父母國之君乎。曰。固也。爲國諱惡禮也。私相言語必諱。與他邦人言必諱。自己著述必諱。此通義也。若夫史天下之公言。萬世所考信。與此原不一例。且諸國分列。與一統之世又別。吾書他國之事。不諱他國書我國之事。亦不諱。是非自在。孔子原難料他國之史不傳也。當時晉楚皆以春秋爲教。其書之同不同。未可必。卽一統時之史。當時不書。繼世必書。卽諱而不書。不見于本傳。

他傳或隱躍其詞使讀者可以意會春秋雖孔子修仍是國史孔子卽不懼禍固不肯露才揚已揭示天下若無端與弟子講習暴揚國惡又豈所以爲孔子然則孔子仍舊史而不敢更動又何以爲修曰仍舊者多其改竄處特于文字間畧爲修飾足以見義無者不敢增有者不敢去所以爲信史春秋始于平王平王東遷此周家一大變局豐鎬之舊旣失王綱自此墜如日旣夕矣漸漸迫于掩岷沈于虞淵孔子知東周不可爲而慨然修史以爲萬世監也始于隱公何也隱公有讓國之心而遭篡弑之禍周公其衰矣元年不書卽位啖氏助曰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卽位禮公不行卽位

禮其讓桓可知。桓公乃以篡弑得位。天理絕矣。然而身死。齊國不得正終。孰謂無天道耶。獨惜魯自此弱。莊公亦不書即位。閔公不書即位。僖公亦不書即位。穀梁云。凡先君遇弑。嗣子不書即位。魯之爲魯。尚可問乎。或謂隱長。桓幼。隱知惠公愛少子。有欲立之之意。遂讓桓而攝位。爲成父之惡。夫曲體父志。泰伯之所以稱孝。伯夷之所以稱仁。而獨以是刺隱公。不亦謬乎。所短者。未請命天子。天子立長。則隱公無愧于志。立桓則已。輔以治國。如周公故事。後亦不至遭變。第千載下論人最難。安知隱公欲請于王。恐桓不得立。無以遂父之志。又安知不欲待桓長。請于王而立之。微曲何能告人。元年以

後○每○年○不○書○正○月○或○自○貶○損○以○明○攝○也○卒○之○奸○人○窺○伺○得○行○其○志○鍾○巫○之○禍○歸○罪○爲○氏○羽○父○弑○君○之○賊○安○然○漏○網○可○勝○浩○歎○

書○元○年○以○正○始○書○春○以○定○時○書○王○以○大○一○統○書○正○月○以○奉○正○朔○以○重○國○事○此○史○之○舊○文○非○始○于○後○來○亦○非○孔○子○特○筆○其○餘○無○關○要○義○者○孔○子○皆○仍○舊○文○無○煩○筆○削○

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情○絕○因○弟○而○怨○及○母○後○遂○至○于○射○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賄○適○庶○之○分○亂○崇○母○而○驕○其○子○後○遂○至○于○篡○兄○履○霜○之○戒○深○矣○鄆○書○克○甚○鄭○伯○亦○以○甚○段○也○恃○母○之○愛○尾○大○不○掉○幾○如○敵○國○爲○長○兄○者○不○亦○難○乎○宰○書○

名○甚○天○王○卽○以○甚○惠○公○也○特○嬖○妾○之○寵○非○分○邀○榮○釀○成○禍○端○
爲○長○子○者○不○亦○難○乎○二○事○左○氏○發○明○書○法○言○簡○而○精○
倫○莫○重○於○君○臣○弑○君○之○人○天○地○所○不○容○人○人○所○共○憤○春○秋○弑○
君○三○十○八○陳○恒○不○與○而○魯○論○書○之○足○補○春○秋○所○未○及○卽○左○傳○
書○法○亦○足○補○春○秋○得○聖○人○之○心○觀○其○所○書○而○深○義○見○觀○其○所○
不○書○而○褒○貶○亦○見○此○意○惟○吾○鄉○孫○仲○愚○先○生○發○千○古○未○發○之○
秘○其○言○曰○左○傳○所○紀○莫○詳○於○魯○宋○晉○鄭○秦○楚○其○君○與○執○政○之○
薨○卒○皆○謹○記○獨○于○楚○穆○王○晉○趙○盾○欒○書○齊○陳○乞○則○其○卒○不○書○
以○爲○弑○君○之○賊○得○終○天○年○此○天○道○人○事○之○變○不○可○爲○訓○則○不○
足○污○吾○簡○冊○其○餘○或○見○誅○于○國○人○見○誅○于○異○國○見○誅○于○所○立○

之君其未誅于生前而斲棺廢族如鄭子家伏冥誅惡疾目
出如晉荀偃書之惟恐不詳所以禡亂臣賊子之魄也此論
實有功名教將左氏微意曲曲傳出

隱死于桓桓死于齊而齊襄旋卽見弑此循環之理也若楚
圍弑君而不書弑君似倖免矣其殺慶封慶封卽弑君之人
殺蔡侯蔡侯卽弑父之人天若特假之手究竟縊死其君者
終于自縊陳乞立齊悼公公使人殺茶書陳乞弑其君似乎
冤矣安知非進計于君以絕後患故春秋誅心猶倖保首領
以歿書之史冊觀者悚然卽觀于天道鬼神之不可逃亦必
悚然其他未易悉數也

隱公元年以後不書正月。先儒無議及之者。夫正月爲歲首。觀書正月上日。舜受終于文祖。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正月朔旦。禹受命於神宗。古者舉大事行大禮。無不在正月。諸侯每月朔必頒天子之典。則以特牲告廟。况正月其禮必有隆於他月者。定公元年書春王不書正月。公未卽位也。隱公在位已久。何以不書正月。管子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其寡功者謫之。可知正月爲發令行政之始。豈有十年正月無事者。殆公自以爲攝位。每年大典禮避不肯行。故史不書。羽父非不知其故。特請殺桓以獻媚。謂攝位不如卽眞。除桓以絕後患。若隱公顯然卽位。臣民久服桓爲君之介弟。一貴公子。

耳何須急除。迨隱公不許。羽父懼桓立必害已。故與桓謀弑。夫初用六羽。隱公猶知尊王守分。當東遷後。諸侯卽位數年。而王賜命。或歿後。而王賜命。其不請命者。不止一魯。魯亦不止。隱公難獨責一人。若桓三年後。但書正月。不書王。直待十年。不得已。書王。後亦不書。深著其無王之罪。如隱公。則春王二月。春王三月。屢書不一書也。

書考仲子之宮。仲子妾也。孟子爲夫人入廟。乃別爲仲子立廟。書仲子不書夫人。嫡庶之分。見隱公讓桓之心堅矣。王歸仲子之賻。而魯不致。天王之賻。書求人謂譏周不知正以罪魯。

禮樂論

論語上部開章言學。下部開章言禮。學虛說。禮實指。終篇言不知禮無以立。大學中庸聖學之階梯。大道之精微。無不從禮經抽出。孔子終身不踰矩。告顏子求仁以克己。復禮爲要。禮之不可須臾離也。彰彰矣。自堯舜禹湯文武順人之性。因天之則。遞相損益。內以修身。齊家。外以治國。平天下。無一不具。大哉禮乎。人生舍此莫由矣。春秋時王道不行。禮教漸廢。然而有識之君子。猶能述王制。明是非。以此卜國之興廢。人之存亡。其應如響。然則以禮爲迂緩而無用者。觀此可憬然悟也。戰國人尙功利。蔑棄禮法。秦興掃除先王之迹。蕩然無

存孔子所修明者亦茫然不能確指。今之禮記大都漢儒所輯。曲禮雜取管子弟子職篇。檀弓作於孔子後。大典如王制月令明堂位。皆後儒輯綴坊記表記等。雖依托孔子之言。以論語校之。精粗判然。聘射燕享冠昏諸篇。似師儒講誦之語。惟喪祭爲詳。除曾子問亦後儒所記。周禮古名周官。如後世史中百官志多有議之者。儀禮委曲繁重。或以爲周末文盛之書。卽昌黎亦苦其難讀。後人依而行之。未有不笑其迂苦其難者。無怪束之高閣而禮幾爲虛設矣。嗚呼。古今治亂之分。未嘗不由乎此也。風俗之汚隆。人品之純疵。未有不係乎此也。一壞於秦之暴亂。再壞於晉之放誕。繼以前後五代日

尋于戈上皆以此爲不急之務。下則民生日蹙。謀生不暇。何暇知禮義。卽有文人畧事詞章。先王之大法壞亂而不救。世運之趨而愈下。有由來矣。然猶幸漢人去古近。老師宿儒述遺聞闡舊制。掇拾補綴先王之法。不至盡沒者。此也。蓋聖門弟子傳授散而未絕。書而存之。髣髴可覩。故漢儒之功與宋儒等。後人高談性命。豈知舍人事無以見天。則孔子答子張百世可知。非禮何以哉。周官自官府朝廷下至鄉里吉凶賓嘉化民成俗之方。何一非禮名。周官爲周禮。可謂得實由是推之。周官舉其綱。儀禮詳其目。禮記疏其義。雖經秦火之焚。燒後人之紊亂。大儒疏通證明。恍遊於三代之盛。燦然於人。

倫○日○用○間○者○確○乎○可○見○也○嗚○呼○幸○哉○夫○慕○古○代○有○其○人○唐○宋○諸○君○父○子○兄○弟○夫○婦○多○有○慚○德○纂○修○諸○書○如○開○元○禮○政○和○五○禮○鄉○曲○下○士○或○終○身○未○見○明○之○世○宗○慨○然○以○制○作○自○任○頒○行○天○下○然○而○儀○也○非○禮○也○尊○本○生○躋○太○廟○爲○逆○祀○本○實○先○撥○矣○求○仙○術○設○醮○壇○妄○舉○多○端○矣○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行○禮○者○固○必○端○其○本○也○朱○子○云○古○禮○不○必○盡○宜○於○今○誠○哉○大○儒○之○言○而○或○泥○於○委○瑣○自○矜○復○古○更○以○刺○人○不○知○其○滯○而○鮮○通○爲○當○世○笑○夫○禮○中○爲○貴○時○爲○大○堂○不○必○東○階○西○階○器○不○必○鼎○俎○遵○豆○冠○裳○不○必○冕○旒○黻○舄○尊○王○制○體○聖○意○隨○處○有○矩○範○名○教○皆○樂○地○今○試○以○禮○繩○人○尊○貴○者○倨○肆○謂○越○禮○何○傷○愚○賤○者○鄙○

倍謂違禮無害是亦不思而已與人論是非則聞者漠然與人論利害則聞者悚然子弟之飲賭無賴敗家喪產爲守禮者否乎疎骨肉害鄉鄰爲守禮者否乎甚而穿窬甚而搶刼殺人亡命掘墳放火皆自無廉恥之一念出是背父母棄妻子抗官長禍無所不至其故何耶而循循自守雖飢寒不爲非則亦不至於死是故高者復性爲聖賢出爲名臣在下樹風聲爲閭里表率人化其德其勢尊位高者雖處極盛而無禮以相將禍患不測所自來甚矣禮與非禮之間所關大也聖王制禮其精微原於性命其節目著於倫常其委曲詳於儀文柔其血氣束其筋骸而堅定其志節不戒以非而與非

遠不怵以害而與害絕矣夫拜跪起立有何損益而漢高非此無以馭勲臣孫吳非此無以御三軍人卽厭繁重而周旋於矩矱繩墨與拘囚於圜圉展轉於桁楊刀鋸孰安孰危非謂離矩矱繩墨卽入於桁楊刀鋸然天下之入於桁楊刀鋸者未有不始於畔矩矱越繩墨者也然則謂周官儀禮禮記卽救天下萬世性命之書也可

古者禮樂並用禮者所以勞之也樂者所以逸之也不勞則心思放無以閑邪不逸則神氣拘無以合道樂者天地之元音也莊子大塊噫氣是謂天籟過林木而萬竅皆鳴聖人截竹調以呂律無非因乎自然夫人童稚之時口中亂歌手足

亂舞無人不然使端坐讀書則以爲苦跳躍唱戲則樂可知
樂本性中自具發于不容已動于不自知故帝王藉以爲教
書有禮經無樂經或于禮記中采樂記以爲樂經論樂之
理精微廣大然祇屬空言先王之樂究未傳也難爲專經夫
子正樂雅頌得所雅頌者樂章也所以奏雅頌者音節不可
得而知也得所後人亦未能確指不過引衛武子湛露彤弓
之說引叔孫穆子肆夏文王之說皆列國大夫自抒所見與
夫子無與且肆夏頌也穆子以爲享元侯亦誤正樂正其僭
如讖舞佾歌雅正其失傳如言大武之聲淫及商正其聲如
惡鄭聲斥由瑟正其容如大武之致左憲右在時文可以敷

衍成篇然皆零星補湊至夫子如何正樂雅頌與樂相合如何得所條條指明雖通儒亦有難焉者夫周存三代之樂所用又不止三代如雲和空桑之琴瑟雲門咸池之舞六變八變九變其詳若何韶武夫子與聞知其善後世則不能言嗚乎樂之亡久矣雖然帝王之樂亡而樂未嘗亡也天地之元音自在也後世杜夔及荀勗皆生而知樂牛鐸之應黃鍾池鐵之應蕤賓其理不爽唐明皇嘗使黃幡綽譜羯鼓但畫兩耳以進疑而問之對曰有兩耳無須譜可知樂不能亡善乎孟子之言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孔子告太師以翕純嘏釋千古之樂無以易此是爲後世樂官示以準則又曰成于樂

樂固學者急務。第後人不但不知樂。並未見樂器。唐宋學者多習琴。今習琴者亦鮮。則非樂亡之過也。夫詩禮樂先王以是爲教。禮束官骸。未動乎情。詩暢乎情。未能入神。至于樂聲之微妙。感天地動鬼神于人。則通乎神明。卽如琴躁者能使靜戾者能使和。鬱者能使舒。超乎有形入于無迹。人爲所轉移而不覺。平日之無學者。猶如是。况嘗學問耶。况聆樂之全備。其變化更何如耶。揖讓于俎豆。冠裳婆娑乎琴瑟笙鏞。三代人才之盛。蓋由于此。後世梨園猶得此意。雖云粗淺而忠孝節義之故事。形以歌舞。諧以簫管。風風動人有欲歌欲泣者。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况生值聖代。純皇帝以天

縱之聖。按工尺將三百篇盡譜入樂。樂與詩俱自此得正。學者如見三代之盛。先聖後聖。其揆則一。可以快然而無憾也。已。

明王評事石雁云。周禮五官。非缺也。而不知者以爲缺。攷工非補也。而不知者誤以爲補。五官之文直而正。攷工之文曲而奇。似裁於兩手。實出於一手。出於一手。然各爲一書。攷工非漢人能爲。六國時仿古而著之者。又云。周禮以天始而虛。冬藏冬於地。五官之員已足。而歸其奇零於攷工。非以攷工爲冬官也。攷工之爲記。猶之儀禮喪服之有記也。語甚新奇。而難確信。

疑周禮者多矣。至謂瀆亂不經之書。又謂戰國陰謀之書。嘻亦甚矣。惟設官太多。以今考之。惟士多耳。上中下士共二萬四千九百五十九人。駟觀殊駭耳目。獨缺冬官。臨川俞氏廷椿謂司空之官分載五官。作復古司空一篇。朱子亟稱之。王次點作周官補遺。已不傳。同安邱氏遂取五官歸于冬官。六屬各得六十。著爲周禮定本。然說者猶謂割截舊文。考工記雖古第所載皆工。不可謂官。錢氏軾作冬官補亡。据尙書大戴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司空后稷。農正農師。司商甸人。火師水師。舌人。工人。舟虞。匠師。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本諸王制。野虞。工師。舟牧。本諸月令。王正。巧人。

本諸左氏益都孫仲愚謂補聖人之書僭也。雖然冬官久亡。春秋列國以意設官。周制不可問其間。亦有與周禮合者。如魯之三官。太史。外史。宰人。校人之類。宋之五官。校人。迹人之類。又有周禮所不載。如工正。隲正。農師。褚師之類。考其所職。無非營繕治田水利。將作。則冬官之屬也。因參考左氏內外傳。尚書禮記諸書。以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一言爲斷。凡得七十餘官。其存疑應歸併者四十官。而確乎爲冬官之屬。殆將三十族。大夫卿校諸官。所以居士也。農大夫。嗇夫。諸官。所以居農也。司商賈。正諸官。所以居商也。工正及考工。所載以下。所以居工也。隲正之掌城工。司里之授宅第。既

非五官之所得兼不屬之冬官而誰屬冬官之文附見于天官者于六典曰事典於六職曰事職司會之所會司書之所貳春秋太史之所藏而司空可知矣於是作補冬官既不割截舊文以經補經突過前賢

大戴禮未見可棄宋時猶列爲十四經至今小戴孤行大戴禮遂束之高閣第小戴中所載漢儒浮誇之詞如明堂位儒行粗疎處反不如大戴之諄實何耶呂不韋令諸儒纂月令雜取虞夏商周而間有秦制何如夏小正之簡質古雅又經唐明皇時李林甫等增損其文無識賈豎弄麀宰相共成一書儼然與聖經並列矣王舍人岳請刪禮記張說上言不可

而止。後顯慶間禮書許敬宗李義甫刪去凶禮。小人無忌憚。鄉黨所記聘禮私覲與儀禮合。是孔子以前書周公制作無疑。孔壁中所得本五十六篇。除十七篇外不得立學宮。三十九篇遂亡。熊朋來謂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乃少牢饋食之下篇。實止十五篇耳。敖繼公謂此書專爲侯國而作。然孔鄭諸儒所引儀禮逸經有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則天子之禮必備載。惜後不傳耳。吳草廬取大小戴及鄭氏所引編儀禮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襲廟中。雷禘於太廟。王居明堂。自中雷三篇。但有篇目無辭。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公食。

大夫義朝士義。具見輯禮苦心。而刊本絕少。顧亭林云。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張濟陽人。今盛行者。惟儀禮句讀。餘未見。昔宋徽宗親定冠禮八篇。說者謂不可因其人廢明。世宗于禮多所紛更。亦間有可取。我朝崑山徐尚書撰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朱竹垞以爲天壤間不可少之書。韓慕廬云。讀之自愧一生並未讀書。其書徵引浩博。考訂確鑿。自天子卿大夫士庶。凡關乎喪禮者。無不畢備。不獨可補國卹篇。蓋本朝文物之盛。遠邁漢唐。卽此可見矣。周禮建都之制。不合於洛誥。封國之制。不合於武成。設官之制。不合於周官。竊謂洛邑爲保釐而建。非鎬京王都之比。武

成諸儒皆以爲不可信。周官舉其要。周禮著其詳。至師傅保公孤爲兼官。不必備。故周禮不載。非有異也。

儀禮詳於器。詳於揖讓進退之文。戴禮詳於義。器文末也。義其本也。宜尊戴禮。而朱子以儀禮爲經。

五經無理字。萬事萬物莫非理也。後儒喜言理。言之至精至高。而理涉於虛矣。夫子之言無理字。與人論事。論人莫非理也。後人專以理言。於是有理學之名。夫三代帝王卿相。豈不明於理者。而立法垂世。不過朝聘燕享。冠昏喪祭。事君親和。閨門睦鄉。隣射御書數之事。其不率則有刑。皆盡人事而已。無高談虛論也。故夫子教人。惟在下學。學者可以思矣。

冠禮久廢。古禮亦不盡可行。如見於母母拜之。將爲成人。遂
可受母拜乎。禮本人情。情所不安。卽禮有難行。縱曰別有所
爲。非拜其子。究竟於觀瞻不順。又冠而字之。此在士大夫則
可。若走卒販夫。豈必字之。今日牛醫菜傭。一朝積財。或自立
字。或同儕媚之。贈以別號。有識者無不相笑。況三代質樸。更
無此事。然則冠禮爲君公大夫士設。其在微賤。固亦畧矣。
古者三十而娶。顧守禮如孔孟。娶時皆不及三十。則此禮原
不拘定也。婚禮不用樂。然則關雎之琴瑟鐘鼓。非歟。周公制
禮。豈敢違文王之教歟。此在士庶家。可無樂。若君公卿士。金
石在懸。凡燕客必有樂。送女必有客。亦必有燕。何至無樂乎。

宋人最泥古禮。某帝爲太子時將婚。宰輔執此禮。太后曰。小民家有喜事。無不用樂。况朝廷大典乎。特命行之。又云。婚禮不賀。按罕虎如晉賀夫人。鄭游古如晉曰。齊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夫妾猶賀。而謂娶妻不賀乎。自漢公侯卿大夫娶妻。或奉天子命往賀。古今人情相去不遠耳。

子云。古者墓而不墳。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故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及夫子自爲。則曰。見若堂者。見若房者。見若覆夏屋者。見若斧者。如不墳。何以有此等之形。豈夫子之言而自相矛盾乎。古帝王公卿陵墓存於今者。猶巍然也。禮古不墓。

祭第孟子有播間之祭。左傳被髮而祭於野。曾子亦有椎牛祭墓之語。則祭於廟者其常。貧無廟者亦不徒祭於寢。

古者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士一廟。世祿之家其廟常在。春秋官人以世無不可者。後世貴賤無常。父爲大夫子爲士。將毀其二廟乎。或爲庶人將盡毀之乎。不毀將以庶人行大夫之禮乎。抑行庶人之禮于大夫之廟乎。且周公求賢若渴。其立制必不使愚不肖据高位。賢智沈草野。文王世祿不世官。周有天下取士之法甚詳。必因才器使由卑漸尊。不似春秋時之弊政。觀中庸父爲大夫子爲士。父爲士子爲大夫。明示以貴賤無常。而廟制忽更實有難處。

別子爲宗。繼別爲小宗。得立廟者亦奉祀。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在諸侯則可在。大夫其子孫微賤矣。世世以何禮祀之。又支子不祭。彼大宗爲庶民。而支子爲公卿。同時而祭。其禮從庶民乎。從公卿乎。從其賤是公卿行庶民之禮矣。從其貴則宗法亂。將何以處。今宗法不講矣。巨族人眾。推賢而貴者將事。雖與古不同。而於觀聽爲順。所謂禮從宜。不必泥古也。古者廟正中無戶。故中無階。階列左右。戶在東南。近阼階。主人立於阼。階以候賓。戶在東偏。故以西南隅爲奧。而太祖以東面爲尊。昭穆分列南北。今啓戶無不在中。自當以南面爲尊。門在中。自當于中置階。左右仍置兩階。祭者升降所由。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是筵大于几也。几一人所憑。筵則可容他人。故延賓肆筵設席。鼎壺俎豆不就席陳也。第筵足亦低。不及今之卓。木旁後人所加古人坐褥無椅也。高則人不能及。且俎豆已高。筵如何再高。漢人飲酒爲舞者起。或膝席。其時猶存古意。古人之坐。舒兩足向後而坐。其上有問或致敬則身直。故跪與坐相近而稍異。古三公坐而論道亦如此。古相會君臣皆立。晏居則君臣皆坐。後世尊禮大臣。許設机。宋羣臣憚藝祖英毅。乃廢坐論之禮。今皇上前宰輔雖跪實合古坐論之禮。蓋人對面兩足在前不雅觀。故箕踞爲非禮。近世有椅有机有榻。則兩足垂下爲宜。若再跪于上則危而不

安亦太高矣。隨時隨宜。執古禮者迂也。

夫子與宰我生于齊魯。北方少稻。故以食稻爲喪中所難安。若在江浙楚蜀。則食稻爲恒居喪。亦不改也。讀書未諳各處土宜。而隨口讀過。亦屬粗疎。

世傳戴聖刪戴德書爲四十九篇。卽今禮記爲小戴。而大戴禮不行。所傳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同。保傅篇。世言賈誼疏所從出。今考禮管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全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詔辭。殆後儒採集諸書而成。非德之舊也。題九江太守戴德撰。九江太守是戴聖所厯官。尤徵其僞。

初學讀書宜畧知原委。古易爻象各爲一書。晉王弼始合之。程朱又分之以復古。今坊刻朱子本義復合之。失朱子之舊矣。詩經朱子集傳各篇列小序于前而列已註于後。今坊本所刻盡刪去小序。讀者但知有朱註。若盡屏前人而獨伸己見者。大非朱子之意矣。虞書夏史所作。如明史修于本朝。而曰明史是也。以夏史修前朝之史。故首節曰若稽古。若舜典曰若稽古一節。前所未有。晉時大航頭所得。其爲僞書不待言矣。大禹謨首節曰若稽古。以本朝人修本朝本紀而云稽古。文理尙可通乎。古史官文法精細之至。必不若是謬。其爲僞書無疑。今禮記爲小戴禮。彼大戴禮久亡。戴德之書不可

見偶存者亦非真。太學中庸皆在禮記。而坊本因程朱抽出單行。遂刪去不刻。失古書原本鄙陋極矣。初學不可不知。唐以月令冠禮記篇首。不如漢儒編次之精。蓋曲禮自洒掃應對進退小學爲入德之門。上達之階。毋不敬一語已括全部要義。而趨于苟簡者。並將喪禮刪去。以爲闡中題所不出。狂妄極矣。春秋本自爲一書。三傳各單行。後取而合之。以便讀坊間又有所爲左繡者。徑沒左傳而自立書名。家傳戶誦。幾令童蒙迷其本原。所解有何高見。不過爲時文家計耳。幼學宜知其變亂之非。至論語之註。亦有爲後人更動而字誤者。非朱子之失檢。

井田論

後世儒者好言井田。迂論也。斷不可行。雖然。儒者多未察其理。拘于相傳之一二語。依其言。不獨今不可行。卽古亦不可行。通其意。不獨古可行。卽今亦可行。夫今非能取田而井之也。而其法可師。說者謂。畫田爲井。每夫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二十受田。六十歸田。鄉無無田之人。家足衣食。可無寇盜。民皆爲兵。國無養兵之費。聯爲一氣。固于磐石。此言誠是。二帝三王所恃以爲治也。但知其說而未深悉其法。無論井田既壞。萬不可復。卽今現有井田。亦不能行。何也。彼徒知每夫受田而不知有無田之民也。夫古今一理。醫卜巫祝之在。

民者○今○有○之○古○亦○有○之○金○木○土○石○之○工○在○民○者○今○有○之○古○亦○有○之○牧○圉○庖○養○廩○養○與○臺○以○及○造○酒○縫○衣○諸○色○人○今○有○之○古○亦○有○之○負○販○行○賈○操○舟○駕○車○下○至○優○伶○樂○人○執○技○以○食○于○四方○者○今○有○之○古○亦○有○之○若○皆○有○田○彼○何○不○務○耜○而○勞○力○爲○此○使○盡○力○田○無○此○等○人○又○何○以○濟○用○更○有○難○者○田○不○加○廣○生○齒○日○繁○自○明○迄○今○未○五○百○年○每○族○或○千○餘○人○四○五○百○人○二○三○百○人○不○等○其○初○遷○僅○一○人○耳○而○滋○生○若○此○姑○以○夏○論○歷○年○四○百○以○小○國○論○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制○卽○田○制○人○數○卽○田○數○以○滋○生○之○少○而○言○一○人○衍○爲○二○百○人○一○萬○二○千○五○百○人○當○增○至○二○百○五○十○萬○人○雖○提○封○百○萬○之○國○加○兩○倍○之○田○亦○不○能○給○

且軍制有定。若滋生者。按名給田。無論大國。不止三軍。小國。且不止六軍矣。豈軍可限而田無限乎。又豈受田者有入軍。有不入軍乎。無是理也。然則立國田有額數。卽賦有額數。而人則無窮。斷無每人止生一子。歷世相傳。不增不減之理。是故受田者有定額。而不受田者聽其所爲。有充軍旅。有供百事。二十授田者。其常而不盡授。有殘疾則廢。有錮疾則廢。犯法則廢。氣力不精壯者不授。武技軍法不習者不授。年雖及而無退田者。亦不得授。六十歸田者。其常而亦不待六十。病則除籍。早卒則除籍。戰亡則除籍。受傷則除籍。犯令則除籍。四時講武。澄汰則除籍。凡此皆勢所必然。漢之屯田。唐之府

兵○明○之○衛○所○皆○得○此○意○不○井○田○猶○井○田○故○曰○師○其○意○今○亦○可○
行○若○執○每○夫○受○田○人○日○增○而○田○不○廣○三○代○聖○王○亦○勢○有○必○窮○
故○曰○依○其○說○雖○古○亦○不○可○行○論○古○者○必○有○驗○于○今○古○今○時○勢○
不○同○而○有○其○必○同○者○以○理○斷○之○無○疑○孟○子○漢○書○言○其○概○而○未○
言○其○詳○後○儒○拘○而○不○化○猶○曉○曉○以○爭○何○耶○餘夫卽如今之餘丁

井○田○貢○助○徹○三○代○異○名○同○實○第○五○十○七○十○百○畝○終○爲○疑○案○或○
云○三○代○之○尺○長○短○不○一○故○畝○之○數○不○同○此○臆○說○也○古○者○斗○斛○
之○大○小○權○量○之○輕○重○尺○度○之○長○短○數○皆○起○于○黃○鍾○聖○王○豈○以○
意○爲○尺○如○此○參○差○乎○且○晦○以○步○不○以○尺○周○禮○載○明○至○今○猶○然○
然○則○王○者○代○興○必○將○改○溝○澮○畫○疆○界○無○論○非○一○時○所○能○就○墮○

已○成○之○功○費○無○窮○之○力○聖○王○必○不○如○此○紛○更○多○事○或○曰○名○不○
同○猶○可○說○畝○之○數○不○同○將○何○以○解○不○知○三○代○非○有○天○下○後○乃○
更○張○行○之○已○久○既○有○天○下○仍○其○舊○耳○聖○王○無○不○因○任○自○然○必○
不○強○天○下○以○難○行○何○言○之○公○劉○徹○田○在○殷○盛○時○殷○自○行○助○周○
自○行○徹○未○嘗○以○違○制○罪○周○周○本○行○徹○有○天○下○後○仍○行○徹○非○改○
助○爲○徹○也○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其○詩○在○瞻○彼○洛○矣○前○是○東○都○
殷○故○地○仍○然○行○助○不○以○周○有○天○下○而○改○爲○徹○也○奉○周○法○者○莫○
如○魯○有○若○勸○哀○公○行○徹○是○魯○後○不○行○徹○由○此○推○商○本○行○助○非○
有○天○下○乃○更○法○夏○本○唐○虞○之○貢○非○禹○創○行○蓋○無○不○因○任○自○然○
者○然○而○畝○數○何○以○迴○殊○曰○無○殊○也○以○今○日○徵○之○山○東○買○田○計○

畝○四○川○買○田○不○計○畝○以○山○東○論○淄○川○之○畝○不○同○于○長○山○長○山○
之○畝○不○同○于○新○城○官○之○步○弓○有○定○而○或○呼○三○畝○爲○一○畝○二○畝○
半○爲○一○畝○三○分○之○一○爲○一○畝○三○代○卽○此○之○比○况○封○建○各○君○其○
國○隨○地○制○宜○安○能○比○而○同○之○特○當○王○者○貴○必○統○于○所○尊○云○某○
代○如○此○某○朝○如○彼○耳○然○則○貢○助○徹○取○民○之○法○雖○皆○什○一○其○法○
何○以○不○同○耶○聖○人○豈○好○自○出○意○見○耶○相○襲○耶○曰○非○然○也○論○古○
必○驗○于○今○上○取○于○民○如○田○主○收○佃○租○江○南○之○佃○租○不○同○于○四○
川○四○川○不○同○于○山○東○各○因○其○便○順○其○俗○四○川○定○爲○每○年○收○租○
若○干○不○以○畝○論○江○浙○定○每○畝○收○若○干○山○東○則○佃○戶○出○力○田○主○
出○牛○種○以○所○收○之○多○寡○爲○分○數○之○多○少○江○浙○四○川○似○貢○山○東○

似助徹使互易其法必交不便三代取民亦類乎此又何疑焉士不通今而論古于今未詳于古必滯周百步爲畝夏商多寡非尺有長短則不知想步數有

金震方公鋌在廣西討平八達寨苗乃行屯田法每兵受水田十畝公田一畝旱田三十畝公田二畝存公田租於社倉期年闢田萬頃以都司領之教之技勇得精兵今之四十餘畝古百畝而又加以水田又有公田貢助兼行誠得井田遺意金公父山東登州人走遼東生公

今日井田難行卽屯田亦不易漢之屯在邊外邊外多曠土也唐開軍府營田因隙地也今墾田至山頂凡可生物者無

不種何田可屯。或曰國初承變亂之後。千里墟莽。便于屯田。曰是時家銀台公嘗請屯田矣。當國者因戶口蕭條。正供不足。議興屯矣。貸以牛種籽粒。且下令初名爲屯。後不爲兵。民終惶懼。有司迫逐。始有勉強應命者。其難如此。或曰明有衛有屯。因舊可以成事。曰明初屯丁卽兵。後改爲運丁。而屯政廢。有逃亡有竊佔。有潛售。康熙間逐漸釐剔。屯名共八等。乾隆間大吏清查。缺額者不減徵。溢額者加賦。而屯病。後租盡在官。而屯亡。北方則衛更入縣。不更者祇存空名。道光四年許閑散旗民住關外雙城堡屯耕。近募內地民往西域墾田。得充國之遺意矣。

氣數論

氣數之說。昔人云。天地不能違。氣之運。自然。數之推。已定。漢唐明之季。盜賊蜂起。殺戮以千萬計。此三代所未有。或疑天之降禍太酷。余謂天心仁愛甚矣。人不統觀時勢。而拘於目前。持論未有得當者。三代封建。徧海內。聖王在上。百度修明。德澤下逮。昆蟲鳥獸。後嗣守其遺制。雖中主可獲晏安。此封建并田學校。三代所以獨隆也。然堯舜湯武。不能無征伐。再傳仍興兵革。非盡無事也。其後僅以守府。方伯之令。有不行於列國者矣。強侯悍族。誅殺無辜。天子不與聞。強凌弱。大侵小。日尋干戈。觀周春秋時事。夏殷可想。今歲被兵。明歲復仇。

視民命如草菅殺傷雖少家人婦子曰不聊生且積歲月計之所殺者父死子繼接踵於疆場特以漸而不覺零星亦不覺耳後世天下既定有百年不被兵二百年不被兵者鑿井耕田日享無事之福父子祖孫終身不見兵革視三代朝不保夕時其安危爲何若其積而爲劫數則天之不得已也生齒日衆爭奪日滋人心日壞罪惡日盈不掃除而更張之其勢不可終日夫天心非好殺也乖戾之氣所感也戾氣感而陰陽不和於是有水旱疫厲死於饑寒疾病者連村比戶情實可憫此特小消息耳國君懼而修政人心悔而從善如大木顛而復起枝葉仍鬱茂及乎積惡難返如秋草之芟刈幸

免者無幾此一大消息也其禍視三代甚烈其數則較三代甚遲斟酌損益大有權衡故曰天心之仁愛甚矣烏可拘目前而論或曰積惡者死於劫數可耳名賢碩德慘遭兵火則又何說曰此亦天心之仁愛也數不可逃固有莫之致而致者然忠孝節烈炳著千秋非死無以成仁殺之所以愛之也三代時天子雖君臨萬邦實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後世則天下一家夫各君其國故禍不相及而禍卽生於分疆別界天下一家故禍則徧及而禍卽弭於一統之共主古今無成格得失無定局而天心之仁愛則一嘗謂三代之天子治天下逸分其權於各國握大綱而已後世之天子勞殺一人必與

聞故三代時君之德所及有限而後世無人不被君之仁卽
無人不戴天之仁也然亦惟我朝聖聖相承德澤淪於骨
髓民間五六世不被兵漢唐明中葉民亦難免禍亂特不若
末運之酷耳要之三代時所殺者丁壯而老幼無恙後世殺
戮或千里無人此則聖王立制之善隆古人心之淳後世日
澆日漓毒戾甚于洪水猛獸是當歸咎于人而不得歸過于
天也君相操教養之權黜陟明而政務理人心和樂戾氣自
消偶有偏災補救得宜如人之一身平時調養氣血天君泰
而支體舒風邪自無從入聖王治天下亦盡其心於政事豈
別有調元贊化之術哉

書韓文公原道後

韓子原道名雖原道意在闢佛其以老子並論者明聖道不得不並排二氏其實以佛爲主朱子譏其不言格物致知似謂韓子遺却入手功夫此未深明韓子立言之意也孟子云論世知人欲知其人必先論世宋世大儒雖程朱初亦從釋氏問途後乃返乎聖學故力辨心性與二氏角唐世士大夫未嘗究心釋學其所以靡然從風者天子崇佛寺重僧徒宮中舍施以億萬計以武則天之驕恣狠毒猶致名僧於廷而跪拜之餘無論也上有好者下必甚大臣爭爲布施士大夫無不傾心皈依愚民何所知識富商大賈至於窮黎亦以金

錢衣物致送。故寺曰廣。日侈。僧曰眾。日富。一爲僧。則華衣美
食。安坐而致。士大夫貧者。往往借債於僧。居處擬宮殿。富貴
過王侯。孰不願爲其徒。究其心。爲福田。利益也。懼地獄刀山
也。非慕其法樂其道也。然而人心爲之狂惑。天下爲之困弊。
彼耗民食。故但言人其人。廬其廬。去一人。省數十人。數百人
之食。卽天下大被其福。此時惟當痛斥其非。何暇與之言性
言心。其言道德。特畧。疏大概。然歷指君臣父子禮樂詩書。明
白切實。道德已莫外乎是矣。儒之精微妙義。無論語之而莫
解。亦非其意之所存。所謂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不徒勞
乎歐陽子本論。謂元氣足而害自除此。治本之說也。朱子辨

釋○老○於○毫○芒○此○平○日○察○脉○理○辨○藥○味○未○疾○而○豫○防○之○法○也○韓
子○明○大○道○挽○頽○俗○下○針○砭○去○腫○毒○此○治○標○之○術○也○良○醫○治○疾
不○主○故○常○聖○賢○救○世○言○各○有○當○但○當○原○其○婆○心○不○必○泥○其○文
字○夫○狂○夫○之○言○聖○人○猶○擇○况○釋○老○超○出○流○俗○卽○云○孔○子○師○之
原○無○所○損○第○當○人○心○狂○惑○害○及○天○下○雖○大○聲○疾○呼○迷○者○未○必
悟○於○此○而○倡○言○孔○子○猶○以○佛○老○爲○師○是○揚○波○助○瀾○添○薪○助○火
也○昌○黎○爲○物○望○所○歸○此○論○一○出○足○爲○世○道○之○砥○柱○後○人○闢○佛
乃○無○病○而○呻○以○爲○儒○者○必○闢○佛○而○後○道○尊○最○爲○陋○習○當○今
聖○教○昌○明○鷄○衣○托鉢○與○夫○酣○飲○豢○肉○之○兇○兇○不○知○所○爲○佛○又
安○用○闢○若○夫○高○行○之○僧○彼○徵○逐○利○欲○號○爲○文○人○者○方○愧○服○之

不暇又安能闢故居今而以闢佛自命者非迂則妄天下未
有無流弊佛以清淨爲宗沿而崇土木積貨財甚至人主捨
身公主避路矣老以虛無爲歸沿而講燒鍊求飛昇甚而入
海勞民誣天降書矣生其世者公卿迎合窮民怨咨有心世
道之人倡言排之此如景星慶雲不可多覩原道論言似粗
疏義實切要念在君國爲一時計而功昭萬世程朱以來議
論愈精功出韓子下矣

朱子闢佛與昌黎異者何也唐惑于佛患在風俗故辨之于
粗迹宋歧于佛患在學術故辨之于性功患在風俗者庸愚
皆迷焉言不必深患在學術者高明皆溺焉言不得淺其世

殊則旨各有歸。朱子不得以之議韓公也。第朱子所關者禪學。而人以陸子爲禪。則非矣。蓋陸子閱人之多。僞規言矩。步修容。而不必修德。忠廉節義。求名而不必求實。詩書或爲欺世之具。禮樂徒爲飭觀之美。心無所爲。則爲天理。心有所爲。則爲人欲。習流而忘其源。深中後世學者之弊。王陽明亦是此意。直從本心體驗。加以擴充。蓋苦心閱歷而得把柄。乃學者紛紛並議爲禪。夫陸子爲朱子所畏。無論已。忠孝如陽明事業。如陽明以是爲禪。更以何者爲非禪。闢釋老已屬多事。况闢及陸王。多見其不知量也。國初實踐之儒。殊不如是務名者。乃立說自謂程朱的派。其實行不掩言。特貶陸王以自

高聲價正陸王之所深惡亦朱子之所不取

三教論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天地之氣以生。理本無異。而氣不能無所偏。金氣多者。英敏剛銳。水氣多者。聰明活潑。火氣多者。激烈奮發。土氣多者。厚重質實。木氣多者。樸茂溫和。有其美。亦各有其弊。非學以化之。或流於惡。或可謂豪傑。而不可列於聖人。蓋氣質用事於理不精也。不獨常人囿於氣。聖人得天地之精粹。亦有不能強同者。聖之任聖之和。聖之清心。各有主行。不相師上。至堯舜禹論者。以爲堯濶大。舜明決。禹精密。聖各自爲聖。要其同於天一也。無他理無異也。世俗所謂三教曰儒釋老。似得氣不同。而教遂各異。堯舜周孔。

居大地之東東方者春春屬木於德爲仁故聖門以求仁爲
主仁爲天地之心統四德兼萬善全乎仁則全乎天而萬物
在宥矣佛處西得金氣於時爲秋澄清空明秋氣也故佛從
悟入金主殺故掃淨萬緣而歸於寂滅老子雖居中國而說
者謂其全乎坤坤北方也於五行爲水其色黑故老子知白
守黑水性柔而至剛故老子以退爲進北方者冬萬物至冬
而盡故老子以無爲宗萬物至冬而盡亦由冬而胚胎故至
無而涵至有夫五行同根於天相制相濟相生而不相悖故
三教異流同源在聖人溫肅迭用老子有無互根佛絕萬緣
而志在普濟羣生原非拘於一偏而究不易所主者其教然

也。自其同者言之。老子歛氣存神。還其一元之本體。佛氏去外物。空一切。外去而內自存。我儒克治存養。洗心而退藏於密。欲淨理存。推爲治術。莫非一心之彌綸。故聖道能包二氏。二氏不能兼聖道。自其流之異者言之。聖教求仁復性。後世流爲記誦訓詁。考據詞章。其書汗牛充棟。雖屬支節。無害於世。儒者務實學。亦多操同室之戈。程朱陸王。至今爭辨未息。在人參合其說。善自得師。無岐途也。佛教入中國。達摩有真傳。其餘以輪迴報應。感動愚民。亦非無補。沿而爲刀山油鼎。祈福懺罪。藉以騙民財矣。老子重修養流爲神仙之說。金丹而外。奪胎遷舍。呼喚風雷。至以符水治病。益末矣。然而三教。

相○衍○亦○迭○出○超○類○離○羣○之○人○二○氏○究○不○能○與○儒○術○抗○者○何○耶○
聖○人○在○位○修○明○前○聖○之○緒○無○不○明○備○躋○斯○民○於○仁○壽○已○往○之○
後○遵○其○遺○迹○上○可○至○於○聖○賢○下○可○免○於○罪○戾○相○維○相○繫○相○生○
相○養○澤○被○無○窮○老○氏○清○淨○無○爲○或○遁○迹○深○山○恐○人○見○聞○或○溷○
迹○塵○俗○傳○授○僅○一○二○人○安○能○徧○及○佛○氏○雖○號○慈○悲○開○山○授○徒○
所○及○幾○何○且○其○爲○道○甚○難○今○之○學○道○者○配○合○坎○離○或○學○久○無○
成○或○節○度○偶○差○致○成○廢○疾○學○佛○者○尙○談○禪○豎○指○舉○拂○一○棒○一○
喝○其○言○慌○惚○迷○離○自○謂○得○骨○得○髓○而○實○無○得○者○比○比○也○我○
朝○列○聖○紹○百○王○之○統○緒○貫○徹○三○教○源○流○純○皇○帝○御○製○詩○文○
屢○斥○神○仙○之○妄○西○域○活○佛○特○藉○以○鎮○撫○外○夷○故○當○今○二○氏○若○

滅若亡。不能與儒術抗。學者猶辨二氏。不知爲害於人心風俗者。非二氏也。夫三教所同戒者。嗜欲。今利之一字。錮蔽方寸。謀利則虛僞之心生。虛僞生。奸狡。奸狡生。險毒。父子兄弟。不相顧。鄰里親友。不相恤。誘騙挾制。處處陷穽。甚至有爲盜賊矣。要在除心之賊。不必與釋老辨。當與吾心辨。苟能與心辨。何三教之云。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又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不過如是而已。

或曰。南方無立教者。何耶。曰。火氣猛烈。古今忠臣義士。指不勝屈。最著如漢之關帝。宋之岳武穆。炳曰。星光天地。皆秉火氣。爲多木與火連。成仁取義。其理一金與水連。虛無寂滅。其

迹近故曰人秉天地五行之氣。雖至精粹者不能無偏屬。朱竹垞云。始爲三教之說者。小人而無忌憚也。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創田里樹畜垂詩書禮樂以養以教。未嘗有所不足待佛老以濟之也。其論醇正無可易。更極斥佛老之非。其言亦無可議。第後世崇土木盛布施。此佞佛者之過。佛不知也。侈輪迴禍福惑人詐財。此奸僧之罪。難責釋迦涉山海求神仙。此貪生之妄。老子無與也。鍊丹配藥。詭行邪說。此方士之罪。何譏于猶龍竹垞又云。天下之理出乎剛則入乎柔。出乎陽則入乎陰。出乎君子則入乎小人。未有兩是者也。夫居中國而畔聖教。此罪無可辭。而佛老亦不必

深斥者何耶。譬中國何所不有。何藉于外洋之物。然其羽毛。所織亦可取爲衣。而中國之布帛。錦繡自若也。耨鋤釜餽中。土日用所必須。而驗時之表。自鳴之鍾。未嘗無益于事。亦未嘗禁其不入中國也。二氏之得並存。亦如是而已。歐陽公本論貴先自治。此爲不刊之言。何徒嘵嘵以攻他人。山陽阮五山紀。御製詩序云。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卽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于儒氏辭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旣不可行。將此數百千萬無食遊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大哉王言。蓋得歐陽子治

本之說。而其餘不必問矣。

爲政寬猛論

春秋時子產以區區之鄭抗衡大國。其才未必及管仲。而識見學問遠出其上。其言曰。太上以德服民。可謂知政本矣。至論寬猛。猶未暢其旨。彼以寬爲難。而云其次莫如猛。夫言德則寬猛統其中。非有二也。無德而言猛。秦之偶語者棄市。隋之盜一錢必誅。皆二世而亡。猛之爲禍烈矣。後人不詳思其義。而以猛爲政。申韓奉爲聖書。炮烙之刑。較畫衣冠者。高百倍乎。漢文帝好黃老。相安無事。天下以治。諸葛武侯以嚴治蜀。而民受其福。一則承大亂之後。休養生息。雖網漏吞舟而無害。一則承劉璋闇弱之後。整肅紀綱。而無敢狎玩。所謂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者○信○不○誣○矣○雖○然○此○皆○以○德○爲○本○所○謂○寬○
猛○特○其○迹○耳○漢○文○德○不○及○三○王○要○以○愛○民○爲○心○武○侯○以○大○儒○
作○用○與○伊○呂○伯○仲○其○德○爲○三○代○後○所○少○均○爲○以○德○服○民○若○云○
寬○在○猛○上○豈○武○侯○有○遜○曹○參○乎○後○世○以○寬○猛○爲○二○又○以○寬○不○
易○爲○而○爲○猛○此○法○家○之○說○曰○熾○酷○吏○如○蒼○鷹○民○何○以○措○其○手○
足○所○謂○寬○者○非○煦○煦○爲○仁○所○謂○猛○者○非○強○暴○自○恣○惟○以○德○爲○
之○本○嗜○慾○清○則○無○誅○求○好○惡○正○則○無○偏○私○以○身○爲○表○率○而○大○
法○小○廉○貴○戚○倭○倖○不○得○邀○恩○而○倖○免○寬○何○如○其○寬○猛○何○如○其○
猛○所○謂○以○德○服○民○者○如○此○初○何○相○濟○之○有○子○產○之○論○相○濟○爲○
後○世○言○之○也○德○既○不○足○矣○務○爲○姑○息○百○度○廢○弛○政○刑○顛○倒○民○

反無以自全。不如嚴立賞罰。猶得稍靖。此子產不得已之苦
心也。商政似猛。周政似寬。商周之德至矣。其氣象有異。非政
有異。亦世運之遷移使然。若論流弊。寧失於寬。毋失於猛。魯
之弱也。由於不自振厲。而與周後亡。齊政嚴毅。竟爲陳氏後
人不能效前人之德。而徒沿其迹。故寬猛俱失。究也寬之培
國脉者。厚猛則促矣。子產能用猛。以其能知德意也。收眾長
去大惡。賞罰明而法度修。生而民歌。死而民泣。孔子目之以
惠。又曰。古之遺愛。所謂猛者。特其迹耳。其心實仁。不得其意
而效其猛。未有不速之亡者。吾觀後代。元魏最強。而移於賊。
臣趙宋最弱。乃歷遼金元三姓。始滅。寬猛之效。亦可觀矣。故

曰○以○流○弊○論○寧○失○之○寬○毋○失○之○猛○不○得○以○子○產○之○言○藉○口○然○
則○知○治○體○者○總○以○修○德○爲○本○不○必○有○心○於○寬○猛○而○張○弛○無○不○
得○宜○子○產○原○以○此○爲○上○至○寬○猛○相○濟○其○中○仍○未○甚○離○乎○德○離○
乎○德○則○寬○猛○無○一○而○可○後○世○不○善○用○寬○猛○先○不○知○所○謂○德○彼○
視○德○爲○迂○腐○可○坐○鎮○而○不○可○與○建○功○挾○私○智○小○術○縱○講○明○法○
令○烏○足○以○治○天○下○大○學○一○書○先○以○格○致○誠○正○舍○此○不○圖○徒○論○
寬○猛○豈○有○當○哉○此○又○非○子○產○所○知○矣○

天論

天不可見。寓於人心。心不可見。徵於事端。事可以假託。而天不客僞。古人行事。盡其心而已。平日養心。所以全天也。行事盡心。亦以全天也。散於萬物。萬事者。皆天之理。天理渾穆。古人著之於禮。所謂天則。範乎人而莫外。古人名之曰矩。與人言。天天烏可知。有矩以示人。盡可循。或以爲格套。而外視之。或以爲迂闊。而泛視之。甚且以爲後起。徒束縛人而蔑棄之。曰。吾任天而已。嗟乎。舍矩而言天。非狂則妄。上者流爲莊列。下則晉人曠達。放恣無所不至。卽宋人王心齋一流。亦未免多失。然斤斤繩尺。終不得優入聖域。且爲世詬病者。以矩爲

矩而不自得於天也。我夫子從心不踰心，卽矩矩卽天化乎。其迹耳。賢者明知此理，望之如見，臨之已非，蓋天不可強，純熟之後，生於自然。聖學吾不知，嘗卽瑣屑事知之。王逸少禊帖得意之筆，後再書數本，終不及李廣射石，飲羽再射，則不入。其初以無意入，妙後則有心追摹，初則精專入神，後則有心矜奇。天人之分存乎幾微，後人爲詩文，所謂神來之語，皆無心得之天也。否則極工巧而不能動人，聖人法天，法其自然，自然不可思議，故但循循乎矩。大匠能與人以矩，而所以然之妙，在人自領。余在館作文，一揮而就，十八九得意，及入闕，反覆思維，志在必售，而終不得售者，失其天也。故不獨行。

事○有○私○欲○卽○作○詩○文○亦○有○私○欲○然○則○忠○孝○節○烈○稍○有○意○見○卽○
非○天○理○之○自○然○不○必○藉○以○圖○名○利○也○承○制○作○畫○承○制○作○詩○往○
往○不○如○其○私○作○私○作○天○放○任○其○自○然○承○制○未○免○著○意○處○處○規○
矩○而○難○入○神○品○其○以○此○夫○然○非○規○矩○能○熟○而○驟○語○自○然○未○有○
不○顛○蹟○者○此○禮○之○爲○教○所○以○萬○世○不○易○也○

正統論

五

世局之變也。自曹氏以揖讓文奸。取漢天下。衍至唐宋不改。故轍亂臣賊子。以爲得計。讀史者不勝髮指。嘗憾造物。縱此奸人。壞萬世紀綱。獨何心歟。返覆推求。乃浩然歎曰。此天之不得已也。此天心之至委曲也。何也。古今氣數不能無變更。國運不能無興廢。二三百。年五六百年。必有易代之事。而自來得統之正者不多見。非湯武而藉口征誅。篡也。非堯舜而藉口揖讓。亦篡也。夫同一篡。至于稱兵爭奪。殺戮天下之無辜。未如安靖無事。若不知有變故之爲愈也。然而天豈縱奸人哉。殺運不肯輕開。而綱常大義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彼

曹氏司馬氏等無論史冊誅斥婦人孺子亦無不唾罵不轉
瞬而子孫受禍卽以所施于人者施之或加甚焉其人有兇
狡之才無積累之德志懷篡竊心非救世雖以術取而身受
惡名究之實禍亦不能免豈不爲千炷之燭戒哉然而民得
休息於其閒者固非一日夫然後知雖氣運之舛錯天理之
顛倒而天心自有一定運於不覺也說者謂唐舉兵除暴安
民原可不襲禪讓之迹惜當時臣子無識聽其主之所爲宋
藝祖亦倉卒黃袍加身二君之才德旣殊亦非素志覬覦如
曹氏司馬氏也故規模宏遠歷世久長天之眷亦迥異焉天
本無心而聽人之自爲雖曰氣運而理存其中惜乎唐宋皆

爲隋周大臣起而攘奪其子孫論者猶不能無議焉耳或曰
湯伐桀武伐紂湯武獨非夏殷之臣乎曰三代時勢未可與
後代同論湯之祖受土地人民於唐虞非受於夏也周之國
初受於唐虞其後遷徙流亡王季公劉披荆斬棘自創基業
非受之於商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雖非親受其封爵不可
不奉其名號此古今通義也彼唐宋之主所居者隋周所命
之位所食者隋周所賜之祿豈與湯武同哉其不得不襲禪
讓舊套正是其良心難昧則得統亦未爲甚正得統之正者
惟漢與明曰然則布衣非君之民乎臣不可干天位布衣獨
可覬非常乎曰是又有說秦滅六國殘害其君楚之遺民臣

子舉兵復仇是爲義兵若滅秦有天下其得統視漢更爲光顯惜有其名有其勢而無湯武之德耳漢高得天下於楚楚爲與國非滅共主况志在除殘哉明太祖起寒微意在避難何嘗有大志元政不綱羣雄角立如秦時逐鹿捷足者先得既聽元主之遠遁沙漠復送其太子還國兵不血刃天與人歸得統之正誠莫漢明若也元之得統亦正惜不久古今得統之正莫如本朝太祖太宗創立國基非受於明雖加龍虎大王名號亦如湯武尊共主之義社稷人民自爲經理迨後太宗勢已無敵屢屢求和於明不從屈已下人乃文王事殷之心愛民無已之意也無如天奪其鑒固執不聽喪

於流賊遺臣乞師乃誅暴以安天下。又漢與明之所不及也。鳴乎盛哉。宜乎制度文爲度越千古而卜世卜年默邀天眷於無已也。夫君有慚德立其朝者亦不免赧顏人亦何幸生今世爲本朝之臣子哉。民獲生息安聚而天心亦爲之暢然無憾。然後知前代之變局而委曲以全百姓皆天之不得已也。

古有正而不統者。有統而不正者。既正矣。雖未一天下。亦可以正統歸之。如昭烈偏安而綱目以之接獻帝是也。得統矣。而未出於正。如秦以暴隋以篡。不能不以統歸之。而謂爲正統不可也。也有不正並未得統者。如朱溫篡唐。其時藩鎮多未

歸梁雖移唐祚。天下未一也。綱目與竊號諸國分註。是矣。而梁紀之前。大書太祖皇帝。令人刺目。如曹氏篡漢。孫氏猶存。安得以統歸之。諸國多用天祐年號。唐雖亡而未亡。說者欲以南唐主繼之。蓋烈祖爲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後。郊祀以高祖神堯配天。與昭烈無異。後唐清泰方絕。李昇卽位。更唐之的派也。昭烈本號漢而人目之爲蜀。非朱子莫與正之。李昇雖初號齊而終號之爲唐。以見唐之未亡。蘇氏正統論不以得統爲貴。而是非自有定論。其見甚卓。凡強暴篡竊之人。雖有天下不足齒數。足扶倫紀而驚萬世。與綱目之說雖異。而論不可磨。

大人小人論

大人者長老之稱也。古人稱父母曰大人。赤子待其撫育。父
之外有兄。亦大人也。赤子待其提携。嘗觀養赤子者。爲求乳
母。保母。有婢僕以供使令。俾專其心力。時時察其勤惰。使不
敢怠緩。又延師以啓其聰明。蓋大人之於赤子如此。其至也。
今呼尊官曰大人。非徒尊之。蓋道其實。天子以天下爲一家。
故曰如保赤子。佐天子者。宰相督撫與百職事。皆大人。皆有
保赤子之責。赤子者。小人之稱。呼曰小人。非冒之也。識見小
才氣小。度量小。易喜。易怒。易懾。易誘。彼夫無知之童。狂走亂
爲。躓于堦。入于坎。破頭面。折支體。不可悉數。世之人不知大

道自恃材智機變見利而不知害貪前而不顧後相傾相軋不啻操同室之戈亦貪亦癡無端作自縛之繭嗟乎古無大人之人之類滅久矣今無大人又安能自保其生哉自堯舜禹湯皆爲赤子生凡紀綱法度皆爲赤子設大學一書孔子傳授先儒以大學爲大人之學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聖王設學學爲大人皆有養人之責不必盡居高位而無不宜爲大人孔孟當時大人也抱保赤之畧而無所施傳其意于書後世帝王卿相得之登天下于衽席學者明其理亦足以自全獨怪天下之小人不知此理越大人之藩籬自以爲巧捷也棄大人之矩矱自以爲圓通也所志者金玉錦繡

而不知卽兒童之玩乎泥龍竹馬所耽者聲色飲博而不知如兒童之墮于坎窞荆棘蓋當其得意自豪識者已笑其淺衷薄見入于禍敗而已矣夫孔孟詩書原以開其心思示正路之可由也邪徑之可危也私智小術之不足恃也學爲大人上焉復性以全其天中和位育與天地參次亦爲名臣爲循吏無愧爲父母否則爲自全之人識進退存亡遠禍患保身家雖不可謂大人亦迥異乎兒童夫天下大變故大利害惟大人能察亦惟大人能任小人則但顧一己之私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所全者小而所傷者大無他識見小才氣小度量小而又易喜易怒易懾易誘所以蔽之者多端耳下焉

者終日營營作爲無益徒耗心神如童子之嬉戲固以爲飯
自至口衣自被體而不知有大人爲之經營也拘于桎梏呼
號莫應而不知撻責皆恩大人至愛無已之心也不自反不
自悔至于終不可救大人亦無如何豈不大可憫哉顧人徒
知市井之小人爲可鄙不知冠裳其躬而市井其心見等于
兒童者不少若夫童子器識遠大年雖稚也必推之曰大人
亦已旣耄猶有童心也必目之曰小人

財論

昔有人君欲使黃金與土同價。此謬論也。無論勢必不能。縱能之。天下終不可得而治。夫財者貴。馭賤富。馭貧人。主所以操縱天下之大權也。貧藉富富藉貧。造物所以轉移天下之妙用也。說者曰。均之使有無不得相耀。多寡不至相爭。則天下無事。否則富者自富。貧者自貧。何太偏枯。且富者乘機以剝削。里黨富愈富。貧者益無以爲生。勢急相逼。此盜賊之所以多而獄訟之所以繁也。應之曰。否。否。金錢者日用所必需。但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孟子云。王者必使菽粟如水火。不聞使金玉如水火。黃金如土人亦無所用之矣。夫君子爲一身

不計財。天子御天下必以財。以財聚天下之人。鼓舞激勸而後百事集。觀司馬遷食貨志。無一不爲財。以目前論。使人人腰纏十萬。誰復犯風濤雨雪。涉歷山川爲商賈。金木水土之工終歲勞勞。所得幾何。家有餘資。安肯爲此。如是百物不備。何以爲資。皆欲乘車。誰爲執鞭。皆欲安坐。誰爲供役。何者。人各有金。無須于人。而人無不坐困矣。故曰。財者人主所以操縱天下之大權也。而人所以彼此相藉者。亦視乎此。富藉貧力。而給以財。貧藉富財。而全其生。惟其不齊。天下乃爲所轉移。而不覺。古者黃帝鑄金作幣。太公九府圉法爲金錢。所自始。然民貢于上者。止粟米絲麻竹木。不以金。官祿以田。不以

金○土○庶○交○易○以○粟○布○不○以○金○誠○以○菽○粟○布○帛○日○用○不○可○離○而○
金○則○無○用○唐○之○租○曰○穀○曰○絹○其○祿○則○粟○與○錢○兼○用○漢○朝○之○金○
較○後○世○甚○賤○然○漢○武○之○世○天○下○虛○耗○不○患○無○金○不○患○金○貴○也○
說○者○曰○金○欲○其○賤○耳○非○必○人○人○皆○富○翁○也○曰○惟○貴○也○而○後○用○
普○惟○貴○也○而○後○用○之○最○得○力○漢○文○帝○時○百○金○爲○中○人○之○產○若○
太○賤○則○百○金○爲○中○人○者○且○轉○爲○貧○人○矣○何○利○之○有○夫○貧○富○循○
環○驕○淫○者○必○敗○富○化○爲○貧○勤○儉○者○必○興○貧○化○爲○富○視○其○人○之○
自○立○何○如○不○關○金○之○貴○與○不○貴○也○凡○物○盛○衰○有○時○明○崇○禎○銀○
價○太○貴○日○積○益○甚○逮○我○朝○銀○鑛○大○發○價○大○減○余○幼○時○銀○一○兩○
僅○易○制○錢○八○百○其○初○更○賤○可○知○也○嘗○觀○夫○財○欲○取○則○財○愈○遠○

之欲却則財故近之皇皇求財者商賈也富室或因商賈而
家傾居官者與居積者家多金矣心猶未厭未幾當身而盡
子孫揮霍亦敗不旋踵廉吏子孫或奕世仕宦淡泊者未必
皆窮小人放利而行逖處求財財未得而害已至或得者二
三失者七八是何也造物盈虛之道陰以戒人之貪誘人之
善非是無以妙其用也然而金貴則物價騰踴民病矣且下
輸于上錢易銀加倍上布于下工料銀加倍安得不困曰國
初時家銀台公嘗條議行鈔矣宋行交子格子會子各異元
乃名之爲鈔亦分錠多寡此亦權宜濟時之策同邑唐太史
濟武亦議鈔法說者以爲可行或曰民不肯用奈何曰行鈔

必自○上○始○輸○上○必○需○鈔○則○下○不○得○不○以○銀○易○鈔○元○之○關○曰○鈔○
關○言○非○鈔○不○得○過○商○民○安○得○不○行○推○之○雜○稅○亦○必○輸○鈔○則○鈔○
大○行○上○下○循○環○通○用○何○患○銀○貴○或○曰○奈○私○造○何○曰○以○紙○則○姦○
民○亦○依○式○造○猝○未○易○辨○昔○漢○武○嘗○以○鹿○皮○與○玉○爲○上○幣○今○極○
北○魚○皮○出黑斤費雅哈二部光滑堅紉非他處所有若以貨物易皮製
鈔○描○以○花○文○寫○以○難○識○之○字○定○以○上○下○等○分○數○多○寡○民○間○既○
無○其○皮○如○何○私○造○在○邊○關○嚴○立○之○禁○如○私○帶○入○參○者○誅○無○赦○
則○權○在○上○而○不○在○下○矣○至○于○細○節○目○在○隨○時○斟酌○究○竟○古○不○
用○黃○金○而○民○生○息○自○若○不○用○白○金○亦○生○息○自○若○且○人○知○金○貴○
之○爲○患○不○知○金○賤○爲○患○更○烈○明○季○荒○年○穀○至○二○十○餘○兩○一○斗○

甚至四十兩一斗金賤極矣。民何以生。粟生金死。金生粟死。各有其敝。能者與時消息。通變盡利而已。

封建論

柳子厚作封建論。始言德有大小而成聚。聚有大小。遂分諸侯天子。此言足開拓心胸。雄視萬古。繼言封建與郡縣究竟確然不易。上下千古縱橫萬里。不愧立言之儒。獨言王者之興。其不滅諸國。爲迫於勢。未免以私意窺聖人。夫有所滅。亦必有所封。論其善惡。非有所怵而不敢。亦非有所徇而示恩也。武王滅國五十。封太公周公。以其有功。王室唐與凡。蔣邢毛應韓諸國。無功亦封。蓋親親人情所同。至封國有大小。則因其舊疆。酌量其人以畀之地。本大者不能削之以予人。地本小者必不割彼以益此。聖人樂因自然。斷不紛更多事。此

理也。勢也。或拘王制孟子所論似王者斤斤區別於其間。如今日之分郡分邑定制毫不可易。由讀書未審智出柳子下也。古者原無如春秋戰國時之大國。雖自昔不能無吞并。亦不過百里七十五里之數。王者因而定其制。非皆分地授。以此數也。王制孟子本無可疑。得柳子開發足補所未詳。而漢儒實未見及。漢儒去古近。多聞遺制舊典。然亦往往以己意立說。有拘而未化者。事有萬端。非言能盡。在讀者善爲體會耳。班固云。一封三百一十八里。提封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出賦六萬四千井。此諸侯之大者。尙書大傳云。通計鄉遂都鄙三分去一。共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

分里之二。此百里之國。其後有詹道傳云。大國地方百里。積萬里爲田。爲田九十億畝。蓋古人積算精細如此。然必方如碁局。整齊畫一。乃可以數相乘。如此布算天下。固無如此之國也。偏側斜曲。犬牙錯互。稍一游移。則所算皆失。况山川形有大小。數有多寡。如何除法。卽如滇黔或寸步皆山。江浙長川巨浸。支水細流。縱橫交錯。如何除法。豈合六七百里當百里乎。塞外爲營并之地。沙磧則寸草不生。濱海斥鹵千里。不毛如何積算。卽幽燕近地。一望無山。竟不用除。班固蓋本李悝之說。彼論地利。不得不如此約計。封國必不若是瑣瑣。冉求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可見國無一定里數也。卽以附庸

論亦自昔未經吞并之小國。王者憐其力薄。不能供朝聘。故使附於諸侯。非使爲諸侯供役也。如此者。原不甚多。江慎修所繪之圖。列若畫眉。似每國必額外予以附庸者。亦拘矣。夫自昔有者。不可去。其新封者。或所滅之國。地太大。不便割以予鄰。而以所餘者封附庸。此亦理勢之偶然。非以爲例論者。不察。紛如聚訟。立說愈岐。愈滯。

子曰道千乘之國出車千乘豈止百里

柳子厚以封建優于郡縣。袁子才謂郡縣勝于封建。皆一偏之論。封建郡縣各有其利。亦各有其弊。數之難悉。數以後日之天下論。中原宜郡縣。封建則必釀禍。邊外宜封建。郡縣則難禦亂。一統之世。天下一家。無論勲戚異姓。不可封。卽骨肉

亦不可封。漢封七國而七國反。晉封八王而八王爭。唐宋諸王擁虛名居京師。故無同姓之禍。明之分封非裂土予之。特賜以護衛。然而散布九州。去都遠。名尊勢橫。壞法逞私。吏不敢問。藏匿奸盜。亡命交通。嬖倖權貴。燕王始以甲兵篡取。高煦繼起。宸濠接踵。竄藩效尤。史不絕書矣。以空名之王不徒殃民抑且害及國家。此中原不可封建之明驗。唐虞三代時。閩粵滇黔等之甌脫。絕不問及。豈其君之智畧出秦漢唐宋諸君下哉。豈在廷諸臣見不及此。未言於上。抑自揣才力薄弱不足辦此哉。夫古者風氣未開。又山川險遠。必勞師徒以取之。所得不償所失。且鞭長莫及。俗異勢殊。化亦難施。其相

安○無○事○正○帝○王○之○識○量○絕○人○也○當○其○時○外○夷○豈○無○蝸○角○之○爭○
鷸○蚌○之○持○置○若○罔○聞○蓋○自○保○吾○腹○心○彼○固○不○足○損○吾○毫○末○耳○
始○皇○滅○六○國○置○郡○縣○自○以○爲○才○高○帝○王○遂○取○自○古○不○臣○之○地○
攘○爲○已○有○而○民○已○殘○國○已○敝○矣○後○來○漢○得○朱○崖○而○旋○棄○唐○得○
交○趾○而○旋○棄○明○得○安○南○而○旋○棄○彼○非○不○欲○有○勢○不○能○有○夫○以○
取○之○之○難○而○中○國○耗○敝○迫○乎○失○之○甚○易○再○欲○取○之○力○不○能○繼○
然○後○悔○取○之○之○誤○也○與○其○悔○于○後○何○如○慎○于○始○然○則○邊○外○之○
不○可○郡○縣○彰○彰○矣○縱○使○相○安○按○諸○籍○則○侈○爲○富○有○考○其○實○則○
用○費○無○窮○故○二○帝○三○王○不○爲○也○夫○謀○國○者○患○知○其○利○不○知○其○
害○故○受○害○累○世○而○不○悟○或○雖○悟○已○無○可○如○何○若○兩○利○而○俱○存○

之○不○必○無○害○然○害○少○而○利○多○中○原○之○必○爲○郡○縣○無○論○也○當○讀○
元○史○其○制○度○之○疎○畧○政○事○之○乖○謬○不○可○勝○言○獨○有○一○事○高○于○
漢○唐○宋○明○遂○享○其○利○于○無○窮○何○者○元○世○祖○兵○力○之○強○破○滅○邊○
外○諸○國○古○未○有○比○破○一○國○封○其○支○庶○爲○王○彼○國○之○民○懾○威○而○
不○敢○貳○後○遂○長○子○孫○根○深○盤○固○元○雖○已○亡○其○裔○猶○崛○强○沙○漠○
雖○出○兵○追○逐○終○不○能○滅○後○且○屢○爲○變○患○與○明○終○始○百○足○之○蟲○
死○而○不○僵○此○其○徵○也○明○諸○王○雖○無○封○土○而○唐○桂○永○明○僻○處○邊○
徼○猶○勞○我○朝○數○十○年○兵○力○而○後○平○定○邊○外○封○建○足○爲○國○保○障○
明○矣○唐○亡○于○藩○鎮○蓋○河○北○賊○黨○當○其○歸○正○不○變○置○易○帥○仍○使○
守○土○遂○至○子○孫○承○襲○儼○如○春○秋○諸○侯○雖○其○下○殺○主○更○立○朝○廷○

亦不敢過問中原。所以亂宋監唐節度權重。杯酒解兵。而沿邊仍設重鎮。李漢超齊州防禦使。監關東兵馬。郭進洛州防禦使。守山西。皆歷數十年。王密琦爲中正節度使。常山濕州。皆列重臣。授以兵權。有管權之利。以足軍資。自募驍勇。以托心膂。故邊方息警。後日反之。藩離撤而敵兵南下矣。此邊防不封建而寓封建之意。故獲其利。否則有失。老蘇謂宋有強之名。而實弱。由後來專恃郡縣之故也。明與宋似。而督撫之權更輕。不如漢之太守。動多掣肘。有事乃倚督師。將與兵不相習。賊至郡縣。望風瓦解。誠如柳子所譏矣。而沐氏世守雲南。雖明已無寸土。猶以兵從其主于緬甸。則邊方封建之力。

也。上。下。古。今。不。論。何。代。皆。有。弊。不。論。何。制。皆。有。利。在。人。善。擇。徒。執。一。說。未。有。不。誤。者。監。前。失。而。反。之。弊。或。更。甚。得。其。意。而。通。之。利。可。無。窮。况。創。制。未。有。不。善。後。來。相。沿。失。其。本。意。而。但。歸。咎。立。法。之。人。豈。不。悖。哉。

或曰明燕王分封在外何以爲變曰北平猶居內地權所封在喜峯口外東連遼左西接宣府所屬朵顏三衛足爲重鎮爲國藩屏燕王舉兵恐乘其後而謀臣無識反削權之護衛燕王以計吞并永無後憂而中原不支矣漢唐都護居邊權重第更代不常兼所帶兵少外國不甚悚懾然猶賴以維持唐明皇沿邊置十節度專禦突厥吐番諸國先分遣老成重

臣如王忠嗣等。倚爲長城。可謂得計。後乃專寵祿山。平盧節度。范陽節度。一人兼之。更以蕃將易漢將。控制萬里。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非制之過。不善用人之過也。唐室旣危。沙陀國以蕃漢兵五十萬勤王。功冠當時。而朱溫以四鎮節度使居中。尾大不掉。邊外宜封建。中原不宜封建。其效可覩也。我朝中外一家。蒙古分隸各旗。足資捍衛。新疆二萬里。派大臣坐藏辦事。鎮撫各蕃。諸台吉伯克俯首聽命。過漢唐都護遠矣。